

#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18 N.4 總 69 2018/10



警惕“凶暴的豺狼”  
和“光明的天使”：  
改革宗神學和長老制教會  
在中國的危險 P. 4  
Beware of “Savage Wolves”  
and “Angels of Light”: Crises  
of Reformed Theology and  
Presbyterian  
Church Polity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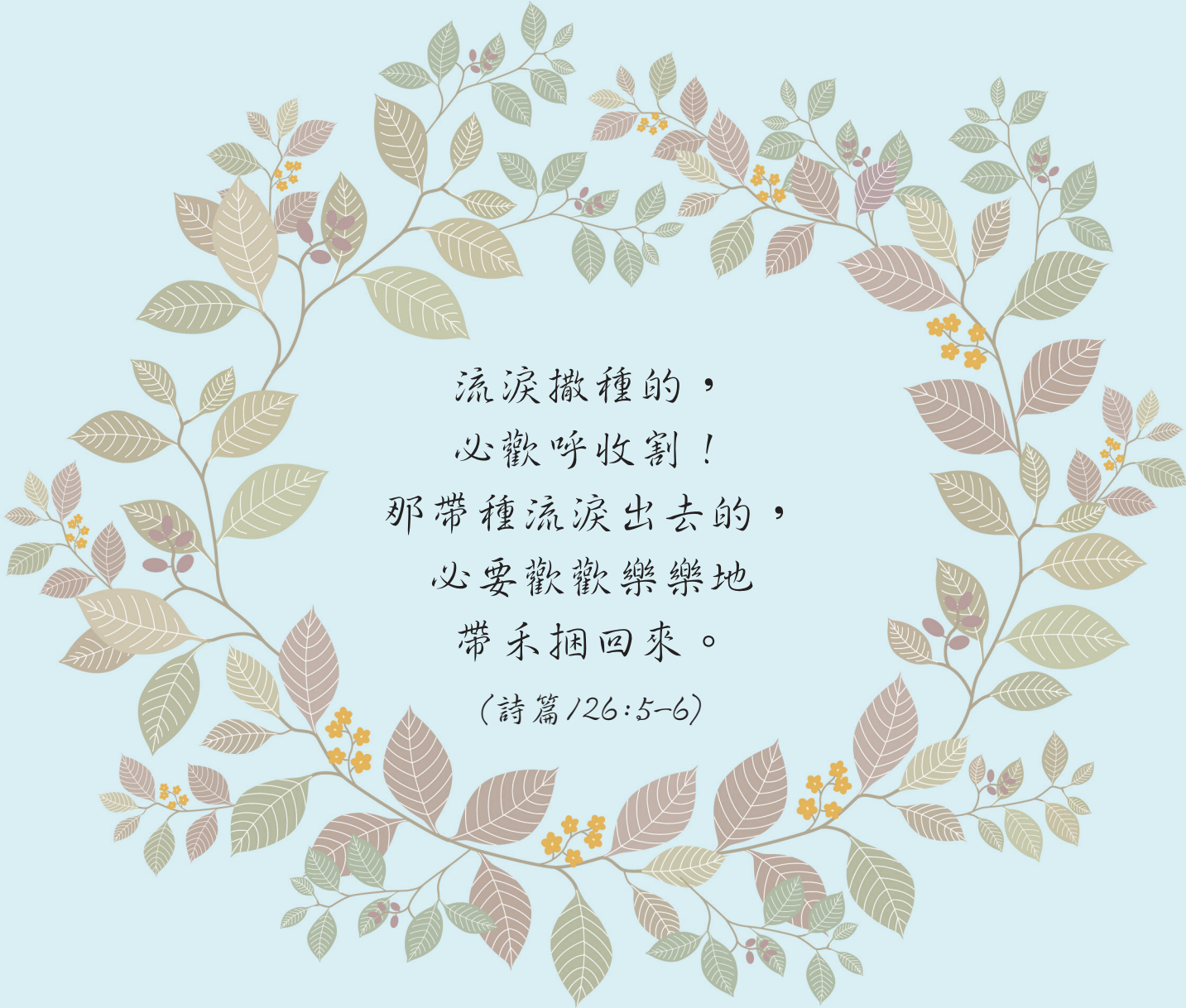
靈魂與身體到底是什麼樣  
的關係 P. 16  
Probing the Relationship of  
Body, Soul, and Spirit

儒家天道的困境：  
回應精神人文主義 P. 2

The Predicament of Heavenly Way in Confucianism:  
A Response to *Spiritual Humanism*



[newenfu.org](http://newenfu.org)



流淚撒種的，  
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必要歡歡樂樂地  
帶禾捆回來。

(詩篇126:5-6)

*Those who sow in tears will reap with songs of joy.  
He who goes out weeping, carrying seed to sow,  
will return with songs of joy,  
carrying sheaves with him.  
Psalms 126:5-6*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儒家天道的困境：回應精神人文主義 2  
The Predicament of Heavenly Way in Confucianism:  
A Response to *Spiritual Humanism* 陳宗清
- 警惕“凶暴的豺狼”和“光明的天使”：  
改革宗神學和長老制教會在中國的危險 4  
Beware of “Savage Wolves” and “Angels of Light”:  
Crises of Reformed Theology and Presbyterian  
Church Polity in China 王志勇
- 麥種與好土 封底  
Grain Seeds and Good Soil 蘇 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埃呂爾：為教會而思考的社會學家 9  
Jacques Ellul: An Incisive Sociologist for the  
Church 馬 麗
- 神——人關係：直線或螺旋？  
試評“辯證思維與屬靈生命的成長” 12  
God-Man Relationship, Straight or Spiral?  
A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Spiritual Growth*” 唐理明
- 蛩聲苦吟誰解愁？ 14  
Who Sympathizes with the Bitter Chirps of  
the Crickets? 施 瑋
- 靈魂與身體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聖經人論與成聖之路，3之1) 16  
Probing the Relationship of Body, Soul, and  
Spirit (Biblical Anthropology and  
Sanctification, 1/3) 呂 居
- 鐵十字之謎 20  
The Mystery of the Iron Crosses 李民舉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關鍵的一環：  
中國神學生團契五年回顧與展望 26  
ACrucialLink: AReview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inese  
Seminarian Fellowship and Its Prospect 劉 官
- 學習敬虔：2018年恩福家人退修會綜述 29  
Learning to be Godly: A Kaleidoscope of  
the 2018 Blessings Family Retreat 王 俊
- 真理與自由 31  
Truth and Freedom 任小鵬

## 恩福

Blessings, Vol. 18, No. 4, Oct., 2018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8年10月 第十八卷第四期 總69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Editor and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Dong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特約編輯 徐志秋  
編輯／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 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8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1994@gmail.com  
Website: newenfu.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暄筑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newenfu.org/大眾傳播/出版品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  
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  
陳愛光、陳政、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儒家天道的困境

## 回應精神人文主義

陳宗清

五年一次的世界哲學大會，2018年8月13-20日在北京盛大舉行。這是首次在中國召開，全世界頂尖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濟濟一堂，意義非凡。

東道主北京大學迎來了121個國家和地區六千餘名代表。大會的主題「學以成人」無疑是該校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所規劃的，充分顯示傳統儒家意圖對普世哲學有所貢獻的雄心。

杜教授以「精神人文主義：己、群、地、天」為題，在會中發表演講。本文嘗試回應他的中文翻譯稿，使讀者了解儒學的困境為何，並明白基督信仰提供的出路。

### 對人的界說模糊

從孔子開始，一直到現代新儒家，儒家的學說始終圍繞人在打轉。杜維明以為，儒學提供了一種整全做人的面貌。因此，只要弄清楚人的組成要素，便可掌握為人的基本功能。如果問儒家學者，為何瞭解「人」了以後，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他們的回答不外乎：因為人是探索宇宙萬物的起點，又參與造化天地。

雖然儒家強調追求天道，可是中庸指出，天命的根本又回歸人性。這樣的理解是以「人」為終極訴求的對象。仔細探討近代儒家的學說，他們接受達爾文進化理論，再加上某種程度泛神論的觀點，也披上些許道家神秘色彩，成為他們闡述人的

基本依據。

然而，人真正的本質為何？儒家講的身、心智和心靈（heart）就是全部的答案嗎？倘若無法正確理解人是怎樣回事，又怎麼可能為「如何成人」提供一幅正確無誤、完美整全的圖畫？

聖經說，人是按著上帝的形像造的。因此，人的受造與有限性決定了人必須接受啓示才可能洞悉人的本體與實貌。離開造物者而一味以主觀臆測來描繪人的特性與功用，意圖掌握如何作人的正確軌跡，終必功虧一簣。儒學對人的剖析，立足點便有偏差，奠基於此原則而發展出來的理論，自然就有問題。

### 追求社會和諧的盲點

十幾年前，中國開始推動「和諧社會」。杜維明主張：「社會和諧取決於我們個人學以成為什麼樣的個人。」幾乎所有探討和諧社會的理論，都是以制度或道德勸說為途徑；「和諧」也常被解讀為表面的平安無事，又被視為多元社會最終的目標。然而，回顧幾千年來人類歷史，從來沒有一個民族營造過真正的和諧社會。因此，「追求社會和諧」的命題其實帶有嚴重的盲點，就是對於人性的無知與誤讀。

聖經從沒有鼓勵人追求社會和諧，因為神知道人最癥結的問題，是對祂的叛逆。除非悔改，否則人的內心無法得安息。有「內在安息」的個人才可能追求與他人和睦共處。這種「和睦」不是表面的相安無事，而是從內心深接納「他者」；其間還須學習饒恕與相愛，而這種美德只能生根於救贖的真理。

### 一廂情願的創造性成長

儒家相信人具有相當龐大的創造潛能；因此，在宇宙萬物形成的過程中，人也參與了創



儒家的天道始終發展不出客觀、絕對、超越的主宰，因此，人的道德性找不到穩固恆久的根據。  
The "Heavenly Way" in Confucianism can never be equated with an objective, absolute and transcendent Ruler. Therefore, human morality does not have a solid and eternal ground.

造。所以，儒家基本的立場不會接受人是純然的受造者。杜維明主張，「人從來不是靜止的結構，而是動態的、創造性的成長過程。」從而，他強調個人是偉大的。在追求高尚品格的進程中，人總是能夠克服各種障礙，透過不斷的修身養性，達到德行崇高的境地。

然而，反觀中國的歷史，卻無疑是人性敗壞與邪惡的展示廳。過去十幾年，大陸所拍攝的歷史連續劇，千篇一律刻劃宮廷內的殘酷鬥爭，狠毒詭詐，枉顧親情，殺害無辜，令人怵目驚心。學者張灝認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潮中，人性的「幽暗意識」雖曾被重視過，但是卻未形成對「內聖外王」正統思想的有力批判。結果，中國歷史很難發展出西方的民主制度。

### 惻隱之心的無力

孟子提到人有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的確，中國社會也有不少發揮惻隱之心；但反例更多，說明惻隱之心的作用很微弱。例如，十九世紀時，中國社會有許多不公不義的現象、無數貧弱孤苦的群體，而當時真正付出代價去提供幫助的，往往是西方的基督徒或宣教團體。

幾年前，《使者》雜誌刊出「虎口奪命」一文，反映出這時代人心的敗壞。作者描述她在河南，有天晚上九點左右，她開車從小村莊到縣城去，途中遇到被車撞傷的老人，躺在馬路中央。她下車去幫助，把他拉到路邊，並打電話叫救護車送他去醫院。原來，這位老人騎三輪車時，被一輛汽車撞倒，受了重傷，但司機竟把他拖到馬路中央，大概希望趁黑夜，有視線不明的車子經過，把他輾死。

人固然有惻隱之心，卻常在緊要的利害關頭，把心中的一絲感動擰滅了。

### 對自我潛能的過度信心

杜維明在此篇論文中，幾次提到他相信人的個體是偉大的。然而，中國歷朝歷代，不貪污、廉潔自守的好官卻少之又少。近年中國高層實施掃貪運動以來，又有幾十萬官員成為追緝逮捕的對象。

網上流傳順口溜「貪官無處不在」：「四川有個旺蒼縣，黨的眼睛看不見；鄉長村長開好車，局長鎮長把錢賺；校長院長上百萬，縣委書記近億元；領導隨便賣塊地，輕鬆貪污幾十萬；國家資源全賣光，百姓活得心發慌；國家補貼到地方，全在幹部兜裡裝；領導關係搞得好的，有錢也可辦低保；

城市新區要搬遷，國土城建樂翻天；一戶克扣三五萬，輕鬆貪污幾千萬。」由此可見，新儒家對人性的過度信心，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出入。

### 無法真誠擁抱絕對的超越

儒學強調「天人合一」，並且說明，人的本性有參與造化天地萬物的能力。可是，杜維明一再否定儒家的思想可以接納絕對客觀的超越者，也不會有如魯道夫奧托所說的「絕對的他者」，值得畏懼。雖然他也陳述「上天賦予人性追求的寶貴價值，如自由平等」，但他的「上天」不一定有嚴謹的位格性，因為「天理」或「天命」最終還是降級、轉化成人性。

儒家的天道始終發展不出客觀、絕對、超越的主宰，因此，人的道德性找不到穩固恆久的根據，導致這曾有禮儀之邦的國家，卻發生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道德綱紀完全崩潰瓦解，令人不勝唏噓。

### 企圖包容萬有的內在矛盾

杜維明意圖建構一種特殊的儒家體系，可以和有神論、泛神論、無神論並兼容容；甚至近代科學的發現——宇宙大爆炸、暗物質、暗能量等——都可包納在內。

杜氏以為，儒家學說能把天地萬物和人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如此，它可以含攝任何可能解釋宇宙和人性功能的思想模式。在此只以一例說明此說不成立。基督教的有神論和唯物主義的無神論有本質上的矛盾，怎可放在同一個體系裡兼容並蓄？這與邏輯的基本「非矛盾律」是相違的，因為A不能同時等於非A，有神論也不可能等於無神論。

### 結語

二十世紀的儒家圈子中經常辯論，究竟儒家是人生哲學、處世規範，抑或是一種宗教。新儒家基本上傾向把儒家視為宗教，杜維明尤其不斷強調儒家的靈性。他的這篇論文，原來的英文題目為spiritual humanism，可譯為：靈性的人文主義。

過去有些原來尊崇孔孟的基督徒學者，曾主張華人基督徒可兼具兩種身分，即所謂儒家的基督徒，或基督徒的儒家。但新儒家則刻意高抬儒家中靈性的要素，以為儒家的精神內涵資源豐富，完全可以取代基督教信仰。這篇簡短的回應，旨在剖析這種說法的謬誤與缺憾。✚

作者為恩福會長，本刊主編

# 警惕“凶暴的豺狼”和“光明的天使”

## 改革宗神學與長老制教會在中國的危險

王志勇

耶穌基督向我們傳遞的，不是一套堂而皇之的純正教義，也不是煞有其事的治理制度，而是道成肉身、十架捨命的大愛：“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10:45）；“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10:11）；“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15:13）。



使徒保羅固然強調保持福音真理的純正，在教會中當規規矩矩地按照次序行，但他最看重的，乃是耶穌基督的捨命之愛：“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2:20）。使徒約翰同樣強調：“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約壹3:16）。

### 缺乏相愛的可悲光景

弱僕在北京家庭教會全職侍奉七年，在美國改革宗與長老制教會中學習並侍奉十五年，經歷了教會內部各樣的衝突和分裂。回頭想來，幾乎沒有任何紛爭是因基要教義而起，往往是因基督徒之間缺乏彼此相愛之心，結果嫉妒紛爭，互相撕咬，一同滅亡！而長於辨析的改革宗神學更猶如一劑猛藥，若心志和體質不夠好，服用不當，就會發狂！

長老會建制，從堂會、區會到總會，不過是自願的結盟；區會和總會不過是臨時性的聚集，按照程序協商，共同面對事務。但是，一些沒有嘗過權力的滋味的人，一旦置身於這種既有立法權（區會和總會可以制定教會內部法規），也有司法權（堂會、區會和總會能分工，成立教會法庭，審理內部事務），甚至執法權（堂會、區會和總會直接落實相應的法規和決議）的情境裡，肉體的野心就會

騷動起來，彷彿天國的鑰匙已然在握；若有人質疑他們的講道和決議，就被視為直接挑戰上帝的權柄！

權力的誘惑空前巨大！不幸，不少牧師已經偏離祈禱和傳道之職，流連忘返於教會內部各種會議和法庭的權力遊戲之中。在中國，其實連基本公民權利都沒有保障，若教會界匆匆成立全國性總會，不僅容易樹大招風，也極容易招致國家有關部門的介入。因此，弱僕懇求上帝施恩，幫助改革宗眾肢體能專注操練愛鄰如己，不致以私欲來利用改革宗神學和長老制制度，最終害人害己。

### 處境化的必要與艱難

我從事改革宗神學的處境化工作，舉步維艱。因為中國人向來對於真理和研究缺乏興趣，對宗教更是“不管真不真，只管靈不靈”。要把改革宗神學處境化，用儒道釋各家慣用的語言來表達基督真理，更是兩頭不討好！儒道釋攻擊我牽強附會，斷章取義；基督陣營的弟兄姊妹則誤解我走混合主義的妥協之路。但是，當年趙天恩牧師鼓勵我，要把改革宗神學處境化，打破長期以來基督教和中國文化水油二分的困局，這也是我個人十幾年來的感動和確信。

在歐美，以十七世紀清教徒神學為代表的經典改革宗神學，也需要先經過處境化，才能古為今用。以凱波爾、巴文克和杜伊威爾為例，他們所代表的荷蘭新加爾文主義，就曾在荷蘭推動改革宗神學的處境化。

當然，在中國的社會和文化中，改革宗神學更需要處境化的研究與開發，才能真正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使基督教徹底擺脫“洋教”之名。

### 切勿變成幫會

在中國，隨著教會的發展，基督教不可避免

真正的改革宗不僅注重純正的教義和敬虔的生活，還同時追求社會的公義與文化的更新。  
True Reformed Church emphasizes not only orthodox doctrines and godly lifestyle, but also social justice and cultural renewal.

地會走向宗派的分化。固然，學有學派，宗有宗派；無宗無派，千奇百怪，這是神學家們的共識。但是，在教會走向宗派性建制的時候，千萬不可各占山頭、拉幫結派、唯我獨尊、打擊異己。

上帝的教會絕不可以成為中國社會常見的幫會！多年以前，曾有溫州的主內長輩憂心地向我談及教會“幫會化”的現象，如：教會資源私有化、同工團隊幫派化、人際關係功利化。一些教會領袖有如江湖黑幫中的老大，號稱“上帝恩膏的僕人”，別人不能隨便說什麼！他們忘記了聖經中最基本的教訓：就連彼得也可能成為魔鬼使用的工具，耶路撒冷的聖殿也可能變成賊窩！

中國大陸改革宗的發展，確實存在著宗派主義的狹隘、幫會主義的封閉之危險。

### 切忌以理殺人

多年前就有人說，改革宗在中國很多地方已經成了“殺人宗”，到處以理殺人、拆毀教會！真正熱愛改革宗神學的人確實應當認真反思，警醒謹守，免得改革宗神學在我們手中成了逐鹿中原、稱霸教會的工具。我們應當經常思想：耶穌基督會怎麼做？保羅會怎麼做？不可濫用權柄，隨意啓動“教會法庭”，非把對方定罪、昭告天下不可！

保羅在《羅馬書》7:8-13曾經提出非常深刻的反思，剖析罪如何利用上帝的律法來殺害人。罪能利用上帝的律法，當然也能利用改革宗神學和長老制，來引誘人，錯導人，以致殺死人！這是我們應當反覆思索、銘記在心的！

筆者自從1998年學習、傳講改革宗神學以來，已經親眼看到好些推動改革宗神學與長老會治理的人，陷入苦毒、分裂和敗壞之中，因此我深知罪的可怕。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醬缸中，罪的隱蔽性、醜陋性、凶殘性和普遍性，更是無遠弗屆。

### 必須辨識真偽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寫錯了字，就把筆廢掉。而越是美好的東西，越會出現假冒偽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徹底明白什麼是真的！如果不辨真假，就會被各種偽改革宗神學和長老制蠱惑。有些人聽到“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的人講改革宗神學，搞長老制教會，漏洞百出，醜態百出，就對之不以為然，以至因噎廢食，實在可惜。

辨識真偽改革宗神學，可從三個角度入手。首先是教理派的角度：注重純正的教義，高舉聖經啓示的無謬性和權威性，對於教會正式認信的信經信條，則看重其輔助性、解釋性的權威和功用。其

次是敬虔派的角度：強調純正的教義是為了幫助基督徒過敬虔的生活；不僅個人如此，還要帶領家庭和教會都敬虔度日。第三是文化派的角度：強調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並為執政掌權者禱告，使社會平和，以利於福音廣傳，達到“文化的轉化”；扛起基督徒的“文化使命”（the cultural mandate）。

總之，真正的改革宗不僅注重純正的教義和敬虔的生活，還同時追求社會的公義與文化的更新。

### 問題牧者一：缺乏訓練、自視權威

把改革宗變成“殺人宗”的問題教牧人士，可以分為三類。

首先，從教理派的角度而言，是指一些“無師自通”的改革宗人士。他們沒有受過長期的系統訓練，只聽過講道講課，讀過相關書籍，有過一定的禱告尋求，便覺得自己已經醍醐灌頂，恍然大悟；於是自封牧師，或者隨便找人按牧，然後就以改革宗牧者和神學權威自居。

當然，沒有受過系統神學訓練的人也可以學習和傳講改革宗神學。著名的《天路歷程》作者約翰·班揚，就是這樣一位被上帝重用的人。但是，我們應當保持謙卑之心，努力尋找學習的機會，接受系統的裝備。

美國和韓國的改革宗長老會所以受人尊重，就是因為他們認定教牧侍奉是非常嚴肅的。考取牧師的人，通常都具大學文憑，且經過三至五年神學院深造。在這樣的制度中，那些學習力差、徒有宗教熱情的混混，就會被排拒在門外。

中國有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改革宗人士，沒有受過嚴格的神學教育，卻能言善道。他們出身農村，有草根背景，了解基層的需要，頗能贏得部分民衆的聽從。這些人知識層面欠廣，缺乏遠大的眼光；經濟地位不高，容易以擴大地盤或斂財為目的。這樣的牧者通常在服侍十幾年後，會因貪財貪權而原形畢露，人神共棄，歸於無有。

### 問題牧者二：到處論斷、拉人歸正

其次，從敬虔派的角度而言，就是“缺乏父



建制性教會的全職牧者應當以祈禱、傳道、牧養會眾為主；有機性教會，就是作為上帝子民的教會，則可以……在社會上從事各種活動。 The pastors in institutional churches should focus on praying, preaching and shepherding. The organic church, acting as God's people, may... take part in social activities.

愛、到處論斷”的改革宗人士。他們缺乏長期的內在生命操練，沒有發自內心的愛主愛人品格，只覺得改革宗是正統神學，博大精深。他們找到幾本改革宗神學的書籍，如飢似渴地閱讀，自身確實有悔改的體驗和靈修的亮光，之後便開始大發熱心，建立教會。他們用改革宗神學來論斷別人，覺得其他教會或宗派的牧師都在傳“假福音”，教會也是“假教會”，必須“改邪歸正”，否則就可咒可詛。

這類改革宗人士一般都是高知背景，有些甚至在大學或神學院任教，或在城市教會中牧會。他們利用講課講道的機會，把聽從的人從原來所屬的教會中拉出來，重新歸在他們體系之下，因為他們認為其他教會還沒有“歸正”！

這類改革宗牧者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他們貪圖的不是錢財，而是自己的感覺和教會的名聲。他們在神學上有一定的領受，在敬虔上有一定的追求，在傳道上付出一定的心血，因此具有更大的迷惑力。他們在錢財和兩性關係上基本保持潔淨，在真理和教牧上幫助了一定數量的個人和教會，所以影響會持續；甚至逐漸會建立、形成自己的宗派。

### 問題牧者三：爭取民主、政教混淆

第三，從文化派的角度而言，就是那些看重“憲政”、“維權”、“民運”的牧師。他們抓住社會熱點問題，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法律常識，與地方政府角力，受到中外民運力量一致的推崇；又因挺身維護教會權益，成為眾多教會的指望和依傍。這種牧師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背景，善於寫作演講，知道如何利用媒體炒作。他們以教會為平台，欲實現民主、憲政、法治的理想。

我們要責備的乃是：這些牧師不應該利用教會來達到政治訴求。如果他們有強烈的政治欲求，不妨放下牧職，專心成為異議或維權人士；他們不應利用信徒來搞政治運動，也不應以“牧師”的招牌，給自己的政治事業增添神聖的光環。這類“偽牧師”的險惡，就是欺騙了缺乏分辨力的會眾，使得本來應當受到牧養的人，成為他們搞政治的工具和犧牲品。

這種偽牧師受過高等教育，個人生活不成問題，甚至在社會和文化界稍有名氣。他們想要塑造歷史，為民主事業和宗教自由殺出一條血路，為基督教會在中國轉型過程中贏得發言權。他們所以出名，不是因為神學和解經精湛，也不是因為個人生活敬虔，而是因為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參與和大眾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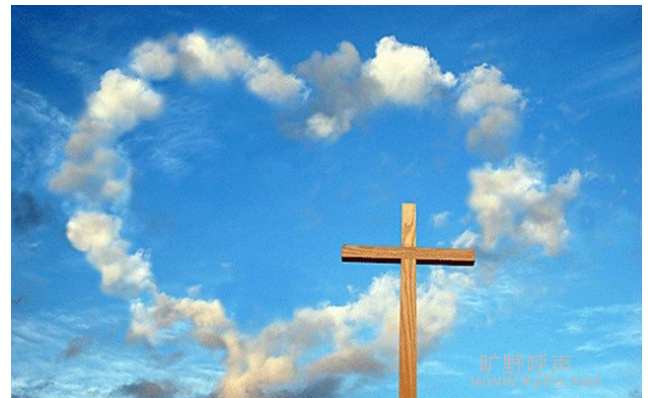
體的炒作。他們把教會錯誤地帶向奮銳黨的道路，成為洪秀全式的宗教與政治跨界兼具的領袖。

這種牧者的錯誤，在於混淆了建制性教會和有機性教會的職分。建制性教會的全職牧者應當以祈禱、傳道、牧養會眾為主；有機性教會，就是作為上帝子民的教會，則可以根據自己的負擔和呼召，在社會上從事各種活動。雖然基督教應當在公共領域中發聲，但建制性教會和有機性教會是有區別的，需要分工。

### 神學用詞的處境化

所有語詞終極而言，都有其宗教和文化的背景。要找到純之又純、不帶任何背景或污染的語詞，是不可能的！關鍵是如何去賦予新的理解，轉化其含義。因此，改革宗神學在中國，在處境化的過程中使用本土異教的語詞，也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有時我會用“心學”這個說法。中國人一看到“心學”，自然聯想到陸九淵和王陽明；這個詞的確有這樣固定的含義和聯想。但是，基督徒是否可以使用“心學”一詞呢？當然可以！



使徒約翰撰寫《約翰福音》時，1:1所用的“太初有道”一語，就是用希臘神話和哲學中常用的 *logos*。其實，他可以通過音譯的方式，用希伯來文的 *dabar*，但是上帝卻默示他使用 *logos* 這異教的詞語。

聖經翻譯為中文時，也可以把 *logos* 直接音譯為“邏各斯”，保持原汁原味。但是，中文譯者卻使用了道家 and 儒家常用的“道”一詞，這是值得深思的。

當然，在使用“心學”一詞時，我們首先要明白，這個詞在原本的語境中是什麼含義；原來的“心學”無法解決的問題，或困境到底是什麼；然後我們才能夠從聖經啓示和教會正傳中，提供明確的出路。



沒有敬畏上帝、守約守法的品格，長老會和教會法庭都可能退化為“家長制”、“一言堂”、“主教制”！  
Without characters like fearing God, honoring covenants and following regulations, the elder board and the church court could degenerate into “Patron-House,” “One-Voice-Dominance” or “Episcopal-Polity”.

## 生命見證的必要

無論哪一種神學體系，最重要的並不是理論，而是生命的見證。夫妻關係尤其是試金石。很多風風火火、大有名望的牧師，最終卻因性醜聞而身敗名裂！

能夠彼此相愛、互相負責的聖約團體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英美很多教牧與宣教團隊都彰顯出這樣的團隊精神，因而事工能在歷史中綻放光輝。可惜中國教會往往缺乏這種精神，以致同工之間彼此撕咬，互相定罪，內部消耗！

長老制的關鍵不是投票制度，不是教會法庭，而是各個長老當有效法基督、彼此相愛的崇高品格！正如魏樂德所言，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是“品格的革命”（見其專著《品格的革命》）。倘若只在神學和制度上下功夫，就不過是得其皮毛而已。沒有敬畏上帝、守約守法的品格，長老會和教會法庭都可能退化為“家長制”、“一言堂”、“主教制”！

北京一位牧師坦率承認，自己多年從事改革宗神學的傳講和長老制教會的建造，但卻不知不覺成了教會中的“主教”！感謝上帝賜他謙卑、省察和悔改之心。一位任教於改革宗神學院的牧師曾說，在亞洲，由於整個文化缺乏法治與共和傳統，因而長老會可能變成各種形式！

一位有見地的牧者指出，真正的長老制精神，不是一兩代人能夠形成的，至少需要五六代人的努力和積累！因此，我們要加倍儆醒，對於生命中根深蒂固的殘餘之罪，當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去對付：“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剝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裡。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太5:29-30）。

## 三化異象與三大合一

早年趙天恩牧師曾提出“三化異象”：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而筆者推敲基督真理與中國文化的關聯，提出“三大合一”：同歸於一、知行合一、內聖外王。

“三大合一”可以緊密地與“三化異象”結合。“中國福音化”重點在“天人合一”，通過福音的傳講，使中國人在基督裡與上帝和好；“教會國度化”重點是“知行合一”，通過律法的傳講，使人把信德與善行結合起來；“文化基督化”重點是“內聖外王”，通過世界觀的更新，建立敬天愛人的基督教文明。

對於中國文化，我們採取“謙卑性學習，尊重性理解，平等性對話，創造性轉化，愛心性成全”的路徑。一方面承認，中國古聖先賢所崇尚的道德與人格理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與“內聖外王”——有其卓越之處；但同時認識，中國文化有內在的困境。比如，在“天人合一”方面，中國人缺乏對於位格性上帝的認識；在“知行合一”方面，中國人缺乏來自上帝絕對性、超驗性、普世性的標準；在“內聖外王”方面，追求“內聖”卻開展不出“外王”！而“內聖”也缺乏終極的標準、超越性的動力，最後難免走向假冒偽善，自欺欺人。

中國傳統文化要走出困境，需要基督教特殊啓示的補足和成全。

## “凶暴的豺狼”與“光明的天使”

既然改革宗神學和長老制教會合乎聖經，強大有力，在屬靈領域中必會有撒但的攻擊、滲透和扭曲。

在無神論國家，很可能政府會特意安插人，有如披著羊皮的豺狼，進入教會之中。到底誰是這種“凶暴的豺狼”？我們無法輕易判斷，最終只有上帝知道究竟誰是屬祂的人！

保羅曾警告，撒但會裝作“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役也會裝作“仁義的差役”：“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這也不足為怪，

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林後11:13-15）。撒但的差役們總是喜歡打著“為人民服務”、“為教會著想”、“為公義爭戰”的旗號，因為這些說法更具有蠱惑性！

長期以來，教會外部的無神論者常高言關心社會公義和個人自由；但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徒子徒孫給全世界帶來了何等空前的災難！教會內部的自由主義者則常高舉“民權”、“同性戀權利”、“動物權利”等旗號，將教會視為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工具。



我們不僅需要正統的神學而已，真正最迫切的需要，是內在生命的改變。  
The most necessary and urgent matter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ner lives. 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orthodox theology.

因此，身為教會牧者的人要格外警醒，保守自己和教會。保羅提醒以弗所教會眾長老：“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凶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徒20:28-30）。

### 竭力追求相愛之心


中國基督徒非常容易利用基督教來“救亡圖存”，以為宣講聖經就能引導國民走上康莊大道。但其實我們不僅需要正統的神學而已；真正最迫切的需要，是內在生命的改變：每個基督徒要確實成為新造的人，活出新生命的樣式。

“中國福音化”絕不僅是基督徒數目的增長，而是要有多人經歷福音的大能，真正悔改歸向上帝。“教會國度化”要求我們放下一切宗派壁壘，真正先求上帝的國度和公義，愛慕、研究和遵行上帝的律法。“文化基督化”不是把西方的制度生搬硬套到中國，而是更新心意，建立合乎聖經的世界觀，因而能敵擋異質的世界觀；再以聖徒品格為根基，逐步建立真正的基督教文明。

在實現“三化異象”的過程中，基督徒都當心中火熱，頭腦冷靜，脊樑剛強，心存智慧。對抗極權政府的蠻橫固然不易，需要甘心捨命；但是，最難對付的，還是每個人的老我。我們需要更大的勇氣，在上帝與弟兄面前謙卑、坦誠、悔改！

最能考驗敬虔和侍奉品質的，乃是彼此相愛的心。“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5）。



隨著改革宗神學在中國不斷廣傳，長老制在中國大陸逐漸建立，必然會有仇敵以“光明的天使”的形像出現。求主使我們洞察仇敵的詭計，敗壞仇敵的計謀，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使祂的聖名得到高舉。 

作者在北美教會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本（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10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10元）

###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 埃呂爾

## 為教會而思考的社會學家

馬麗

在二十世紀的歐洲，致力於以正統基督信仰來回應現代性（modernity）的挑戰，而且涉獵多個學術領域的新教思想家，有三位倍受矚目，即：荷蘭神學家凱波爾（R. B. Kuiper, 1837-1920），英國文學家路易斯（C. S. Lewis, 1898-1963），和法國社會學家埃呂爾（Jacques Ellul, 1912-1994）。華人基督徒比較熟悉前兩位，但埃呂爾卻少人了解。



### 具倫理洞見的通才

埃呂爾善於緊扣聖經倫理原則，來分析社會現象。他對當代社會的處境理解深入，且具同理心，但對其弊端又一針見血，毫不妥協。

美國文學界1950年代曾興起一陣“魯益師熱”，而美國神學界1970年代也曾出現一段“埃呂爾熱”。在那個時期，美國的計算機技術剛發展到民用階段，中國的計劃經濟還沒有破產，而美國各大神學院的教授幾乎都在談論埃呂爾，特別是他對“技術”和“宣傳”之屬靈含義的批判。

埃呂爾的興趣廣泛，涉

及法學、倫理學、社會學和神學。他著述之多，到今天仍被人從法語翻譯成英語（和凱波爾、巴文克一樣），收錄於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著名的“埃呂爾檔案”（The Ellul Archives）中。北美有一個“埃呂爾國際協會”，每年在學術界仍很活躍。

在社會學領域，埃呂爾的代表作品包括《技術社會》、《宣傳：人態度的形成》、《城市的意義》等；在政治學領域，他寫了《上帝的政治和人的政治》、《政治幻像》、《耶穌和馬克思》等；在法學領域，他著有《法的神學基礎》、《暴力》、《自由的倫理》等；在神學領域，他寫了《道的降卑》、《國度的同在》、無數本解經書（《啓示錄》等）以及一本頗具爭議的《基督教的顛覆》。

他嚴謹地論述現代社會的各種複雜現象，涉及面廣博，以至於有人說，很難想像這些書是同一個人寫的。埃呂爾晚年曾對學生說，其實他一生所寫的四十多本書，都是一本書，就是關於世界怎樣悖逆上帝的啓示，又怎樣被上帝的道所管教、塑造。只有大師級的學者才能有這樣一個宏大的視野。

埃呂爾在《國度的同在》（*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中說，基督徒“是一個未來之人，不是一種暫時的、邏輯性的未來，而是指末世（eschaton），是與當下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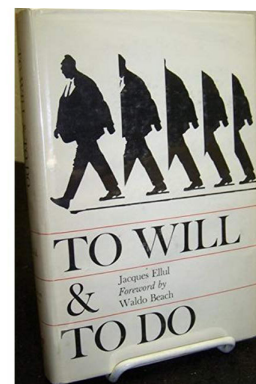
世界決裂的未來。……我們相信，這一真理比環繞我們的現實更真、更實在。”

因此，他稱自己的神學是一種“正面衝突”的神學，這與凱波爾所強調的“對立”（Christian antithesis）似乎異曲同工。

在《意願和行事》中，埃呂爾論述什麼是他理解的基督教倫理學：

“人被耶穌基督釋放得自由，得以脫離萬事對人的轄制，也因此有了使用萬事而不受它們奴役的可能性，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人受耶穌基督差遣，與他人真實相處，也因此有了服事他們、愛他們的可能性，這是什麼意思？人受耶穌基督光照，理解關於世界之結局的事，也因此有了服事上帝、用全心全靈全意愛他的可能性，這又是什麼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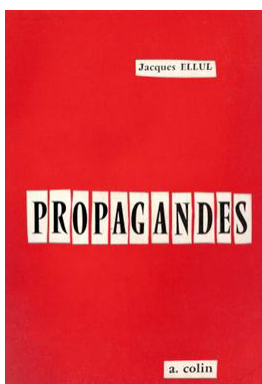


技術進步可能為人類社會帶來禍患，埃呂爾這種悲觀的預測，讓他更像一位看到末世光景的先知。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ight bring calamities to human society. Jacques Ellul's pessimistic outlook made him more like an eschatological prophet.

## 對技術幻象的反思

埃呂爾認為，基督徒知識分子的責任，是從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現象中，揭示出哪些過程背後有奴役人靈性的屬靈力量。例如，《宣傳：人態度的形成》（*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

一書剖析了大眾傳播帶來的社會性意識形態災難。他說，“現代宣傳的目標，不再是為了轉化人



的觀點，而是激發一種積極、神秘性的信念。”很多時候，科學和藝術沒有起到平衡的作用，反而助長了這一趨勢。

又如，他在1993年的一個紀錄片《技術的背叛》中說：

“我認識的人中，很多人喜歡看電視廣告，覺得它們很有趣，讓人放鬆，分散注意力。人們上了一天班後回到家，不覺得工作令他們滿足，他們需要分散注意力和娛樂。‘分散’一詞本身就很重要了。當帕斯卡用‘分散’一詞時，他的意思是，有人追隨上帝的道路，後來因娛樂分散注意力，而偏離此路。他們不會想到上帝，只想娛樂自己。所以，人們不會去思考技術和我們的工作所造成的問題，只想娛樂自己。”

在《技術社會》（*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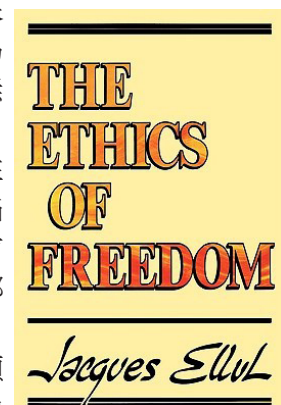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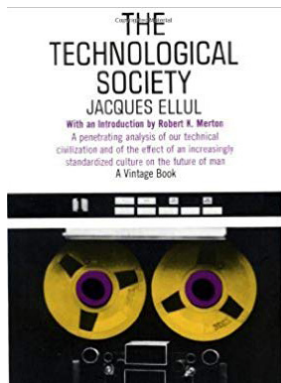
他開篇定義說：“‘技術’（technique）就是人們理性得出的方法之總和，而且已經在人類活動的每個領域都發揮出絕對效率。”

埃呂爾延續了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經典的“理性化”命題，但多了一種啓示的維度。人性的反諷之處恰恰在於：在人最強大的地方，往往道德上反而成為最弱的；技術革新也不例外。

埃呂爾的作品和美國神學家尼布爾所寫的《美國歷史的反諷》一樣，具深刻的驅魅感。當一般人因科技日新月異而對人類前景樂觀時，他提出：“技術”和權力以及意識形態控制結合，會給人類帶來無法想像的道德悲劇。

技術進步可能為人類社會帶來禍患，埃呂爾這種悲觀的預測，讓他更像一位看到末世光景的先知。埃呂爾的悲觀不是來自技術本身，而是來自他對人性的洞察。人在掙脫物質匱乏的限定，以為獲得史無前例的自由時，往往已經陷入史無前例的捆綁中。

人類正進入由網絡、社交媒體、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主導的社會，我們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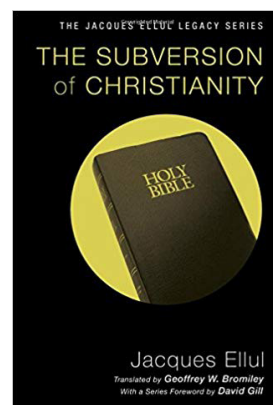
以往更需要埃呂爾的洞見，就是他基於歷史和基督教倫理原則的分析。他半個世紀之前的著作，仍能揭穿占據後現代世俗社會寶座的“新魔鬼”的面具。

## 敢於批判基督教

埃呂爾的誠實，讓他無法只批判社會，而不批判教會欠佳的見證。他在《基督教的顛覆》（*The Subversion of Christianity*）中指出，教會往往只泛泛地、概念化地談到“屬靈爭戰”和“背道”，卻在實際上，讓虛假、操縱的世俗權力堂而皇之地進入教會。

他尖銳地說，“權力”一直在侵蝕著基督教會的純正。“那些攻擊基督教的人，常常從指出我們可怕的做法開始。伏爾泰、霍爾巴赫、費爾巴哈、馬克思和巴枯寧的攻擊，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福音傳講的是上帝純全美善正直的啓示，那麼，基督教會所行出來的卻常常相反，又該怎樣解釋？

作為一個強調實踐倫理的人，埃呂爾並不滿足於說：“我們所行出來的當然不夠好，但你要看到上帝的啓示是美的、純正的、真理性的。”他認為基督徒用這樣的說法來推脫倫理責任，是可恥的；那只是因為他們對上帝的可畏和對罪的認識還不夠深。人總會輕



他認為，“權力”是世界對教會的終極試探。  
He believed that “power” is the ultimate temptation from the world to the church.

飄飄地對待上帝嚴厲的要求，卻不知自己已經觸犯了那火一樣的忿怒，就像當代另外兩位聖經學者所說：

“一次又一次，以色列試著和上帝對話，希望上帝可以親和地、超然地考慮以色列的處境。但耶和華上帝立即讓整個修辭都激烈起來。祂用憤怒的言語回應。以色列希望自己的小錯誤只受到輕責，卻聽到上帝稱他們是‘通奸的’、‘淫亂的’。”

埃呂爾將真信仰和制度化的宗教作了區分。他譴責說，所謂的基督教國度（Christendom），是一個被世界顛覆了的基督教。

### 權力的終極試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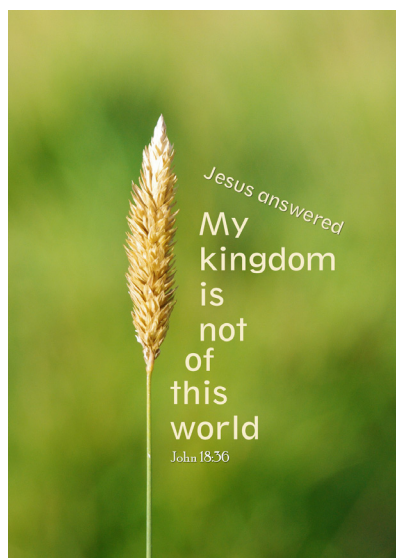
他認為，“權力”是世界對教會的終極試探。縱觀教會歷史，他發現基督教會曾與各種世上權勢結合在一起；而與資本主義體系有“同構”關係的新教更是如此。他批判新教在現代發展出的各種造勢運動、噱頭和所謂“領袖”，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名聲的光環之下，已經以事奉之名竊取了上帝的榮耀。

這背後的邏輯，與他對“技術”（方法或手段）的警惕思考有關。教會即便不與世俗政治聯盟，但在人們建立起各種機構、制度、名頭和平台中，已經建立起一個一個權力的“山頭”，用某種技術安排（如名牧大會、大型場面的奮興會）來“造勢”。他稱之為基督教的“變形”（deformation）。

教會在得到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的認可之時，首度出現這

個現象。此後，基督徒和教會總想要與代表世上權力的事物結盟。在歷史中，這種“君士坦丁主義”的作法持續不已，並且帶著一種確信，即：感謝聖靈的能力，世上的權能都被勝過，以致為福音、教會和宣教來服務。我們必須為了傳福音而使用它們。但實際上，所發生的事卻完全相反：教會和宣教被權力穿透，因權力的腐敗而偏離了真理。

當耶穌說，祂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時，祂的意思正如祂所說的話。因此，祂不會為任何世俗王國背書（即便那位掌權者是基督徒）。祂也讓我們警惕：除了尋求聖靈的權威之外，不能尋求任何其他權威。



### 激進的門徒觀

正因為埃呂爾對權力徹底“解構”和驅魅，他也是頗具爭議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和妻子甚至退隱深山，以小組交談團契的方式，實踐一種驅權力架構的教會生活。儘管埃呂爾在自己建立的教會講道，也寫很多解經書，但他自始至終只承認自己是個平信

徒。

曾有人開玩笑說，埃呂爾是本世紀最被忽略的一位神學家，但即便人們認識到他的思想很重要，想邀請他擔任某普世機構的主席等類職位，他一定會大聲說“不！”因為他一生致力於解構“權力”，包括教會內的權力架構。他不會贊同用機構化、運動化的方式推動合一、合流。

技術和權力的同構，迎合“大眾社會”（the mass society）的需求。朋霍費爾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也在《倫理學》中指出，“技術科學通過對時間和空間的征服，似乎肩負了蔑視上帝意志的使命。技術的背後有著魔鬼的特性，因而它的益處顯得黯然失色。”

隨著現代性的出現，西方社會的思潮和革命創造出偽三位一體：技術（technology）、群眾運動（the mass）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三種要素既聯繫又敵對，但三者糾纏的後果，會將人推向奴役的深淵。

朋霍費爾和埃呂爾在反思中，都得出“激進門徒觀”（radical discipleship）的倫理立場。埃呂爾說，“在現代世界，一種最危險的決定論，是技術現象。問題不在於怎樣除掉它，而是必須靠出於自由的行動來超越它。”

今天，教會和事工離不開新媒體和各種組織方法，但其世俗力量又不可不防。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很需要重讀埃呂爾的作品。✚

作者為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

# 神—人關係， 直線或螺旋？

試評

“辯證思維與屬靈生命的成長”

唐理明



68期恩福雜誌刊登了主內天靈之文，觸動了我的許多回憶和思考。我在國內學習，工作，常當“老運動員”，歷時三十餘年，所感所受、所得所棄、所寶所鄙的情景，藉著此文令我重新回憶，並讓我回顧、整理自己的信仰歷程。

我現年87歲。18歲時在上海一次查經班中，被《羅馬書》所折服而信主，並按羅馬書12章獻上自己當作活祭。之後，在風雨和風暴中度過了 my 青壯年和中年時代。其間無一不受辯證思維後果之害之苦。痛定思痛，在這樣的背景裡，我願藉貴刊一角，試評天靈之作，探討兩種思想框架的根本差異。

我接受了上帝而拋棄了辯證。而在“辯證思維與屬靈生命的成長”一文中，天靈要重新把辯證思維改用在屬靈生命的成長上，對我而言，在感情上實在轉不過彎來。然而，從理性上卻是可以重新起步。我用心研討該文，努力理解作者的意圖，並嘗試作出評述。

## 剖析作者的思路

辯證思維的要點有三：對立統一、量變到質變、和否定的否定。至於螺旋說，則大概是後期的發展，可以包括在否定的否定之中。

天靈試圖用直線和螺旋的哲學關係，把人的屬靈生命從淺顯和簡單，提升到深刻和複雜的層面上，且似乎以為此乃不二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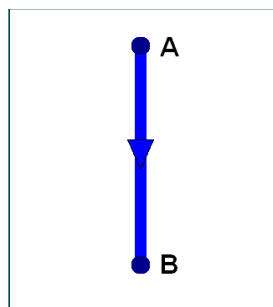
文中舉出兩個例子：1) 以辯證思維的悖論性特徵，來提升罪人需要被神拯救，提升到耶穌基督的救贖恩典。2) 信仰初階的直線邏輯，如果不以辯證思維的邏輯，就完全不能理解並實行耶穌所要求的“捨己”和“背十字架”，以至於本末倒置，

並導致荒謬的後果。而廣大信眾對耶穌的這個教訓視若無睹，無動於衷，像以賽亞所責備的那樣，就是因為沒有以辯證思維來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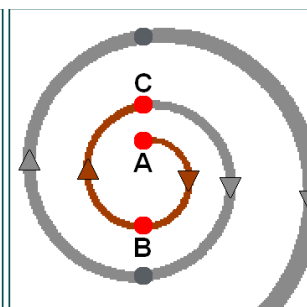
## 困惑與疑議

我試圖以作者的思路來理解直線和螺旋（如作者圖所示）。

直線邏輯



辯證邏輯



作者認為，人一神的直線關係是：一頭是神，另一頭是人，這是信仰初級的階段。這種認識是以“需要”為基礎，故此停留在嬰孩吃奶的階段。但是基督受死復活的救贖，則需要以辯證邏輯（或悖論邏輯）來理解。

不過，我確實很困難理解作者的這個跳躍。作者並沒有解釋：如何上帝是以螺旋方式來和我們聯繫。文中沒有將上述邏輯思維三項內容中的任何一項，來以辯證思維解釋基督受死復活的救贖機制。作者僅僅拋出了一個辯證邏輯的標題來交代。

作者談到“贏得生命”和“喪掉生命”的弔詭性（paradox）和辯證關係，卻沒有講解這兩個弔詭性和辯證思維是如何聯繫起來的。弔詭性和辯證（dialectic）是同義詞嗎？或弔詭是辯證的內涵？

上帝的作為和旨意不能以人類的哲學來規範。  
 God's action and purpose cannot be regulated by human philosophies.

或它是對立統一的内容？從文中筆者不得而知。

### 辯證思維的危害

就我看來，辯證思維是具有危害性的。以下僅列舉一些思考：

1) 我想，和神作直線連接是多麼好。如果人和神的關係不是直線而是螺旋形，如作者所言，這是否就像上帝和人在螺旋中捉迷藏。這想法是從文中的圖所延伸理解的；作者並沒有解釋該圖，這是我從前後文的意會。

2) 如果將“對立統一”應用到人與神的關係的話，就意味著把人和神對立起來，而其意思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不是你勝就是我勝。這樣，我們豈不就永無與神和好的機會？如果將“對立統一”應用到神與撒但的關係，那倒是可以的。但是當撒但被關入無底坑中之後，上帝還需要另找對立面嗎？

3) 如果以“量變到質變”來描述人一神關係，那麼豈不會有人提倡：人類不斷自我完善，就可以與上帝平起平坐地對壘？巴別塔的教訓不就是這樣的嗎？

4) 辯證思維並不具精密性，和數學是不同的。辯證思維和其他哲學一樣，有很大的伸縮性。記得60年代，國內曾掀起“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爭論；後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所持。從辯證思維來講，兩者都符合“對立統一”的辯證要點，但結果後者失敗，而過不多久，“文化大革命”便爆發了。

### 哲學的有限

上帝的作為和旨意不能以人類的哲學來規範。

哲學是人類用自己的智慧所創立的思維方法、體系或理論；它企圖將一切都含括在內，上至宇宙天文，下至人文社會，無所不包，其目標就是設




定“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宇宙真理”。但這是不可能成功的。

即便像數學那樣精確的學科，哥德爾尚發現不完備性定理（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物理學雖然包羅各種物質的現象，上至宇宙星辰下至夸克量子，但始終找不到一個大一統（Grand Unification Theory）理論。更何況哲學乎？

其原因本不費解，因為上帝做事從來都不按人的理論。上帝隨己意創造並規劃世界和其中的規律。任何哲學都不要企圖包羅萬象，應該謙卑地承認自己的侷限性。

我七十來年行走天路，從經驗得著的結論是：“用不到”辯證思維，照樣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並且實行在生活中。然而，天靈之文卻認為，唯獨通過辯證思維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難道平信徒面對神學，非要用辯證思維才說得通，說得服，說得深嗎？難道只能用這個哲學屬靈的生命才能提升嗎？這是我怎麼也想不到的。

需知，基督信仰乃啓示而來，超越一切世上宗教和人間哲學。不過，按照護教大師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的意見，基督信仰具有邏輯上的不矛盾性（logical consistent），經驗上的充分性（experiential adequate），和（與我們）存在上的切切相關性（existential relevant）。

作者現居北美

- 會界中產生影響力的人才。
1. 哥林多後書10:4-5
  2. 福音使命：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太福音28:18-20）文化使命：管理神所造的
  3. 恩福的首要策略是人才栽培。其餘的
  4. 1996年起，恩福設立神學生獎學金，
  5. 恩福支持能在「學術領域」及「傳媒

答案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知多少



# 蛩聲苦吟誰解愁？

施瑋

愁殺離家未達人，  
一聲聲到枕前聞。  
苦吟莫向朱門裡，  
滿耳笙歌不聽君。

**這**首《蛩》是唐朝詩人郭震寫的。古時候“蛩”指蟋蟀。

## 一樣蛩聲兩樣情

提到蟋蟀總是讓我想起童年。夏日的白天，我跟著男孩們在草叢中抓蟋蟀，然後圍在一起鬥蟋蟀。到了晚上，我們就坐在屋外或陽台的竹床上，一邊納涼一邊聽故事。我寫小說的能力，估計就是在夏夜的竹床上培養起來的。

然而，郭震的這首詩，卻是另一種心境中的人聽蟋蟀的叫聲。前面兩句是倒裝句，意思說蟋蟀的叫聲一聲緊似一聲，聲聲傳到睡枕旁，讓席枕之上輾轉難眠的遊子愁更愁。詩中那位“離家未達人”，遠離家鄉，在外漂泊，窮困潦倒。

離家遠行、漂泊在外，難免會有或長或短時期的“未達人”狀態。在家中百事順利，有父母和親戚朋友幫忙；出門在外卻常事事不順。雖說在外靠朋友，然而到了一個新地方，並不容易建立友情。

在這個城市化並地球村的時代，離鄉之感，浪跡之傷，幾乎是大部分人品嚐過或正在品嚐的滋味。無論是離國的遊子，還是離鄉的北漂、南漂，

心裡惶惶不可終日，因為與周圍的人群、與腳下的土地似乎少了一點生命的連結。

郭震詩中的這位離家未達人，也許不知道明天該安枕在什麼地方，甚至不知道下一頓飯在哪裡吃。這個時候他聽見蟋蟀的叫聲，感受自然就不會和我兒時一樣了。

## 心中愁殺誰能懂

蟋蟀好像是在替這個時運不濟的未達人，替離家在外的遊子，叫出一聲聲的煩悶。詩句寫得非常形象，“一聲聲到枕前聞”，好像蟋蟀的叫聲是有頻率、有波動的，震得枕頭、心靈都顫動，這種顫動實在是愁殺了離家未達人。

那麼，“愁殺”誰能懂呢？秋瑾也引用過清代詩人陶宗亮的詩句：“秋風秋雨愁煞人”。秋風秋雨會愁殺人，夏天蟋蟀的叫聲也會愁殺人。同樣是愁殺人，憂國憂民的女俠未必能理解離家未達人，落泊感懷的詩人也未必能理解慨然捨身的革命者。

人常常會不理解或看輕別人的痛苦，甚至否定他人痛苦感受的真實，以自己的一套價值理論或是理念來否定他人情感存在的合理性。在《約伯記》中，約伯的三個朋友正是

如此。

在面對他人的痛苦和煩惱時，我們常常會從自己的經驗和認知出發，否認對方感受的合理性。其實這不是輔導和關懷的技巧問題，而是一種罪性的顯明，因為人總是不由自主地以自己為神。這個“自己”，甚至也包括了自已對上帝的認識，和自已對真理的解讀。

## 同喜同哭何容易

這首詩讓我想到一句經文：“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馬書12:15）這兩句話其實都不容易做到。與喜樂的人同樂，需要有一顆成全他人的心：因為愛，而將對方的喜樂當做自己的喜樂；不僅不嫉妒，也不以自己的標準來評判這事值得不值得喜樂。

與哀哭的人同哭，這樣的需求在我們身邊很多。我們常會以自己的標準來判斷：這哀哭是否值得？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我們也會嘗試用上帝的話，幫助人從哀苦中走出來。這固然是對的，但神的話提醒我們：“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羅馬書12:16）



我們願意因著信、因著望、因著愛，而走向困苦中的人嗎？  
Are we willing to approach the people in suffering for the sake of faith, hope, and love?

## 誰願陪伴訴苦人

人會將自己的心境投射在景與物之中。離家的詩人郭震，將自己的心境投射在蟋蟀身上。“苦吟莫向朱門裡，滿耳笙歌不聽君。”他對蟋蟀說：你這樣苦苦呻吟，可千萬不要去向豪門大戶傾訴，他們滿耳的美樂歡歌，不會聽你的。

這個被蟋蟀叫得輾轉難眠，甚至“愁殺”的落魄之人，似乎還有言外之意。他會在對蟋蟀說：蟋蟀啊，蟋蟀！你苦苦的呻吟聲入我耳入我心，雖然讓我心煩，讓我愁殺，但也是我心中的陪伴。

我不由地想到，若是這樣一位處於苦境中的人在我身邊，我能夠成為他傾訴的對象嗎？我能夠接受並體會他心中的感受嗎？他的“苦境”在我看來會不會不算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無法忍受別人述說悲苦。因為困苦中的人說起自己的痛苦，大多會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一樣，一遍又一遍。魯鎮的鎮民對祥林嫂反覆向人說的悲慘故事，最後“大家也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唸佛的老太太們，眼裡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跡。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

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這描述何等精準地揭示出人的本性。

## 正視周圍困苦多

即便作為基督徒，在教會裡和教會外，我們也都會有意無意地避開陷在苦難中似乎“不肯”走出來的人。

無論是牧養，還是傳福音，我們自覺不自覺地都會追求“正確”和“果效”。雖然這沒有什麼不對，但捫心自問：我們心中是否“志氣高大”？是否“自以為聰明”？我們在為主大發熱心，努力去救人靈魂，想要“得人如得魚”時，是否真正在乎這些人肉體的需求和心靈的痛苦？

近年來，我一直在讀有關中國教會史的書，並進行採訪。其中涉及到一個階段，讓我對西方自由派神學和社會福音在中國的影響，重新有些反思。我一方面非常認同福音派堅持基本要義的主張，但另一方面也不由地思想，今天我們是否矯枉過正，在倒社會福音的洗澡水之時，將孩子一起倒掉了？

如果只有“神學正確”，卻喪失了“神愛世人”的愛；如果只將社會看成我們捕魚的海，而不看這是天父的世界；

如果只關心宗教的權益，而不要求人的權益；如果只保護我們自己，而不為社會上的苦難者發聲……那我們豈不是塞住了憐憫的心？

我們在教會裡，是否只求事工的擴大與果效，而忽略那些無力服事、不能給予的人，又輕忽一些需要很多精力，卻一時不見果效的事？

## 莫作神家朱門富

詩人“苦吟莫向朱門裡，滿耳笙歌不聽君”的無奈，讓我想到：我們基督徒進入神的家，得享祂所賜的恩福，會不會並不與基督、天父同心，滿懷憐憫，反倒成了“屬靈”朱門裡的富人，因著“信仰”而有道德或宗教優越感？

我們願意因著信、因著望、因著愛，而走向困苦中的人嗎？

我非常欣賞畢生在印度服事的特蕾莎修女。她說，她走向每一個瀕臨死亡的貧困者，即使是異教徒，都像是走向她的主耶穌。她在他們身上都能看見神的影子。

每一個人都是按照神的樣式造的，每個生命都有上帝放置在其中的尊貴。無論他的信仰是否與我們相同，無論他是否是慕道者，當他處於困苦




中，我們走向他提供幫助時，心中都應該存著對賜生命者的敬畏；因著耶穌基督，我們願意以神的愛來服事他，讓他活出生命的尊嚴。

## 體會主心真憐憫

我母親第一次來美國和我同住期間，我對她關心不夠。她曾對我說：“你能不能就把我當作一個慕道友？”這句話至今都在我心裡。然而，若我們對慕道友的關愛，僅僅是為了把他們吸引到教會來，讓他們接受耶穌基督為主，這種愛還不是基督耶穌的愛。

路加福音17:11-19記載，十個大痲瘋病人得到耶穌的醫治，但只有一個回來歸榮耀於神，並感謝耶穌。那九個人不會感恩。耶穌豈不早就知道？祂卻仍然醫治了他們。而這位回來謝恩的人，不僅得了身體的醫治，也得了靈魂的拯救。

願我們能體會耶穌的心，見到饑餓的人就動了憐憫之心，雖然知道他們中間很多人不過是為了吃餅得飽。耶穌看到困苦的人就動了憐憫之心，雖然知道這民將選擇棄絕祂、釘祂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音23:34）這才是基督的愛！

“你心若向饑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以賽亞書58:10）基督的教會要懷著像耶穌一樣憐憫的心，才能成為這世上的鹽和光。 

作者是詩人、小說家、畫家

## 聖經人論與成聖路徑（3之1）

# 靈魂與身體 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呂居



### 系列序言

人的靈魂與身體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靈魂可以脫離肉身而存在嗎？靈和魂之間可以作進一步區分嗎？什麼才是真正的屬靈？成聖的路徑到底是什麼？每一個認真追求屬靈生命成長的基督徒，心底不免時常會湧現這些問題。

可惜新教傳統對這些問題大多語焉不詳、概念不清，缺乏系統的論述。而華人教會深受三元論和小群傳統的影響，許多敬虔的基督徒在這樣的框架下操練，卻常常感覺不得要領；即使願意經受磨難，但仍然長進不大；不少熱心愛主的基督徒因此受挫，灰心失望。

筆者嘗試以一系列三篇文章探討以上問題。第一篇嘗試從聖經神學的角度，說明聖經對於人性組成的啟示。第二篇是在聖經啟示的光照之下，探

討倪柝聲三元人論的來源與得失。第三篇將探討路德、加爾文、歐文等福音教會的成聖資源。希望藉由這樣的探討，能幫助讀者找到既忠實於聖經啟示、又吸納華人信仰傳統的有效的成聖路徑。

### 傳統人論綜述

#### 1. 三元論

教會傳統的人性組成理論，流傳較廣的當數三元論（Trichotomism）。三元論最直接的理論來源，乃是古希臘的分類學。

古希臘把生物界分成三個類別：植物、動物與人類，三者層層遞進。這種理論認為，物質軀體是植物、動物及人類共同擁有的成份；動物擁有植物所不具備的魂，因此比植物高一等級；人類則不單擁有

魂，還擁有植物、動物所沒有的靈。靈是人類獨有的成份，因此人類比植物、動物高級。希臘哲學認為，人類的宗教功能即源於人所特有的屬靈成份。

三元論在初代教會的亞歷山大教父中流傳甚廣，包括克萊蒙（Clement of Alexandria）、俄立金（Origen）、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等人如此教導。他們經常引用的經文為：帖撒羅尼迦前書5:23，希伯來書4:12，哥林多前書2:14-3:4等。

十九世紀以降，英國和德國的聖經學者對三元論與基督信仰的關係提出質疑，導致這理論在現代學界的影響力顯著降低。三元論是倪柝聲所構建成聖理論的基本框架，這一模式不單對小群背景的信徒影響至深，在英語世界的追隨者也不少。

## 2. 二元論

與三元論相比，二元論（Dichotomism）在歷史縱深方面較占優勢。主後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之後，二元論成為大公會普遍接受的人性組成理論。許多聖經學者認為，二元論是希伯來傳統對人性組成的基本解讀，有深厚的舊約啓示根基。

二元論者認為，人性由兩部分組成：物質的身體和非物質的靈魂。二元論對非物質的“魂”與“靈”不作明確的區分，認為二者在語法上互通，可以互換使用，因希伯來文對這兩個詞並未作出字源及語義上的明確區分。

儘管二元論在教會歷史上居主導地位，但要從釋經學角度給出明確的論證，並非易事，因為關涉到希伯來文化的一些前設性概念；常常要借助與三元論作比較，才能清晰呈現。

## 3. 一元論

一元論（Monism）的主要倡導者來自新正統神學，及1940年代開始流行的聖經神學運動（Biblical-Theology Movement）。代表人物是約翰羅賓森（John A. T. Robinson）和威勒羅賓森（H. Wheeler Robinson）。他們認為，聖經並沒有把人區分為體、魂、靈等各種不同的組成成份，聖經的基本觀念，是把人視為統一的“自身”（self）。“自身”乃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任何時候都無法與身體剝離，是精神與肉體的復合整體（psychosomatic unity）。

一元論者認為，人是肉身的存在；撇開肉身來定義人，是不可思議的。約翰羅賓森認為，保羅神學需要置於希伯來文化背景之下才能正確解讀。羅賓森對七十士譯本（舊約聖經的希臘文譯

本）和希伯來聖經（希伯來原文）進行比較，發現希伯來文中並不存在與希臘文σώμα（身體）對應的字彙。七十士譯本中雖然出現σώμα這個字，但它所對應的希伯來詞乃是בָּשָׂר（basar），而這個詞最貼切的譯文應該是“肉體”，也就是希臘文的σάρξ，英文則為flesh。羅賓森注意到，作為保羅神學關鍵術語的兩個希臘語彙σώμα和σάρξ，源出於同一個希伯來字彙。

羅賓森也注意到兩個細節：1）古希伯來人“肉體”（σάρξ flesh）與“身體”（σώμα body）不分；2）古希伯來語並沒有“身體”（σώμα body）的明晰概念。希伯來觀念中的“身體”，是通過“肉身”（בָּשָׂר）來表達的，而希伯來觀念中的“肉身”，就是“自身”（self, אָנִי）。據此，羅賓森作出結論：舊約聖經沒有明確界定肉體、身體和自我三者之間的關係。希伯來觀念中的“自身”是由“肉身”或“肉體”所組成；故此，舊約在人性組成問題上所隱含的前提假設，乃是一元論。

## 聖經啓示蘊含的人觀

聖經的啓示是神學探討的基礎和邊界。對福音派而言，許多神學議題最終都歸結為對聖經文本的分析與詮釋。在人性組成問題上也不例外。我們的任務，是把舊約和新約相關的啓示作整理分析，去正確解讀，以總結出符合聖經的人性組成理論；然後以此為標準，衡量上述諸理論的利弊得失。因此，本段將展開對啓示文本相關章節的研究。

### 1. 居間狀態的存在

一元論的聖經依據，主要集中在某些舊約章節，此外還包括古希伯來觀念的探討。把一元論推到極致，可以發現，這種觀點不承認非物質靈魂的存在，只用有形可見的身體來定義人的本質，認為人離開肉身就不能存在，甚至沒有存在。這樣的說法似乎與無神論對人的看法有相仿之處。

由這種觀點可以推論出：人在死亡之後和復活之前，並不存在一種居間狀態（intermediate state）。但這個推論與聖經的整體啓示及某些具體章節並不能兼容。關於人死之後的居間狀態，經文證據大多在新約，有的還是耶穌親口所講。如路加福音23:43，耶穌在十架上對那位咽氣之前悔改的強盜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而“樂園”（παράδεισος）所指向的，就是一種居間狀態。在當時的猶太觀念中，“樂園”是陰間的一部分，敬虔的人身體死後，靈魂在那裡棲息，等待復活。



又如路加福音16:19-31，耶穌講述財主和拉撒路死後的狀態。財主去的地方是“陰間”（ᾠδης），是“離開肉身之靈魂”（disembodied spirits）所棲居的陰鬱下界；舊約與之對應的概念是“陰間”（לוּאֵשׁ）。該詞在希伯來聖經共出現65次，指不義的靈魂暫時棲身、等候審判的地方。

此外，新約聖經還有幾處經文，暗示在身體與靈魂之間可以作出區分，例如哥林多後書5:8，馬太福音10:28等。這些經文都表明，無論是舊約希伯來文化，還是一世紀時期的猶太觀念（包括耶穌的話），都以為人死之後，靈魂會進入一種等候復活審判的居間狀態。這種居間狀態的存在，對於認為身體與靈魂絕不可分的極端一元論，是有力的反駁。

因此，聖經所啓示的人性組成模式，更有可能是二元論或三元論的。

## 2. 指代全人的修辭羅列

在二元論和三元論之間，甄別的關鍵是人裡面“魂”與“靈”的關係。如果誠如二元論者所稱，聖經所說的“魂”與“靈”並無明確的區分，可以互換使用，可以統稱為“靈魂”，那麼三元論就可以簡化為二元論。

我們先來看二元論對於“魂”與“靈”之間關係的詮釋。首先，二元論認為，三元論所依據的主要經文，存在解經方面的漏洞。帖撒羅尼迦前書5:23 “……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其中的靈（πνεῦμα）、魂（ψυχή）與身子（σῶμα），並非實指人性組成的各種成份，而是一種修辭性的羅列，目的是要表達人裡面所有的成份，指整個人的方方面面，都要在神的恩典裡面“全然成聖”、“無可指摘”。

與此類似，路加福音10:27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心（καρδία）、性（ψυχή）、力（ισχύς）、意

（διάνοια），也非實指，同樣是表明“全人”，是人性組成部分的修辭性羅列。因為如果按照三元論邏輯硬推，這裡豈不應該是講“四元論”。同樣，馬太福音22:37，耶穌對律法師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裡所列的三方面：心、性、意，也是指代全人。這兩處經文的原型，應該是古猶太禱文“聽啊！以色列”（לִאֲרֹשֵׁי עֵלֶיךָ）：“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命記6:4-5）。其中的心（לֵב）、性（עֵקֶב）、力（אָמַד），也是指代“全人”的意思。

如果照三元論的講法，這裡的“心”應該用“靈”，也就是希伯來文的רוּחַ，或是希臘文的πνεῦμα；但這裡用לֵב和καρδία，側重的都是作為臟器的“心”，而不是非物質的“靈”。用這兩處經文證明人性由靈、魂、體三元組成，顯然有點牽強。故此，把帖撒羅尼迦前書5:23作為支持三元論的經文，在釋經學上的依據相當薄弱。

## 3. 創世記2:7

三元論者慣常引用的第二處經文，是創世記2:7，“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這處經文似乎支持三元論，因為提到人類原初被造時，有屬於物質的“塵土”（פְּתָר），同時也是有“靈”的活人，甚至有的中文譯本直接翻譯為“他就成了有靈的活魂”（a living soul）。

不過，“有靈的活魂”偏離原文太遠，任何以此為基礎的神學闡述都是沒有依據的。微讀聖經的原文譯版最接近字面含義：“雅威上帝用土地的塵土造人，將生命的氣息吹在他的鼻孔裡，那人就成了一個有生命的個體”。

“靈”這個字，在2:7的原文中是否出現，尚有討論餘地。和合本所譯“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生氣”原文是תְּנִיחַ מִיָּהָ (氣息—活的)；而תְּנִיחַ也可用來表示“人的靈”，這個字在舊約中共出現24次，其中21次指“氣息”，兩處被譯為人的“靈”，分別是約伯記26:4和箴言20:27（還有一處在以賽亞書57:16，KJV譯作soul魂）。此處תְּנִיחַ מִיָּהָ譯為“生氣”更加合理，因為，תְּנִיחַ（氣息）被מִיָּהָ（活的）所修飾，如果譯作“靈”的話，那就成了“雅威……將活的靈吹在他的鼻孔裡”，但用“活的”修飾“靈”是多餘的贅語，在聖經中並未出現過，因為靈的本質就是活的。如果我們認定תְּנִיחַ的準確譯文是“氣息”，那麼“靈”

一詞在創世紀2:7裡並沒有出現。

創世紀2:7確實出現了“魂”（שֵׁפֶט）這個字，יהוָה יִהְיֶה קִדְמָה שֵׁפֶט לְהַיָּהּ 這個句子可以字面直譯為“成了一那人／亞當一魂一活的”；按照中文習慣語序就是“那人成了活的魂”。שֵׁפֶט這個字，中文譯作“魂”，但在希伯來原文中涵蓋的意思極為廣泛，包括魂、生命、個人、頭腦、心靈、造物、身體、他自己、你們自己、死屍、欲望、意志、人、他們自己、任何、口味，以及其他47種意思。也就是說，שֵׁפֶט 這個字在原文中的含義非常含糊，甚至有點像英文的“stuff”，或中文的“東西”，其具體含義，需要參考上下文語境才能決定。其含義遠比三元論中含義明確的“魂”要模糊得多、易變得多。根據上述論證，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初步結論：聖經文本並不支持對人裡面的“魂”與“靈”作出明確的界定與區分。



#### 4. 希伯來書4:12-13

對三元人論最直接的支持，應屬希伯來書4:12-13。倪柝聲在《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一書的開頭，正是引用這兩節作為佐證經文：“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祂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這段經文把“魂ψυχή”與“靈πνευμα”區分開來。然而，若對新約中的ψυχή與πνευμα進行深入地字彙研究，不難發現：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裡並非有意把人性的非物質成份精微細分成“魂”與“靈”。ψυχή在新約中共出現93次，絕大多數都是用來指人的非物質部分，或指代整個人；具體用法如下：靈魂（21次）、生命（18次）、心（18

次）、性命（9次）、命（13次）、人（8次）。而πνευμα所指的，大多不是人裡面的成份，而是指其他屬靈實體；具體用法如下：聖靈（203次）、鬼或污鬼（41次）、父神的靈（24次）、基督／主的靈（11次），有時也與ψυχή一樣，指代人的非物質成份總和（22次）。

由此可見，若把πνευμα解釋為：人的非物質成份中與ψυχή相對的那部分，就有些牽強。希伯來書4:12-13中，神的道所刺入、剖開的，並不是人裡面的“魂”與“靈”，而是人的“靈魂”與對人施加影響的其他靈界存在。

#### 5. 魂與靈的互換使用


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們會發現：在許多聖經章節中，“魂”與“靈”是同義詞，可以互換使用。路加福音1:46-47記載馬利亞的尊主頌：“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這裡的“心”（ψυχή）與“靈”（πνεῦμα）為平行結構，可以交互使用。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對“死”的描繪，都是用“魂”或“靈”的離去。（“魂”的離去：創35:18、王上17:21、徒15:26等；“靈”的離去：詩31:5、徒23:46）。與此類似，聖經將“心神不寧”描述為“靈不安”（創41:8，約13:21），或“魂不安”（詩42:6，約12:27）。非但人的“魂”與“靈”可以互換使用，有些章節甚至將人與動物的靈魂互換使用，最明顯的是傳道書3:21：“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獸的魂是下入地呢？”這裡的“人的靈”與“獸的魂”都是用 נַפְשׁ（靈）；由此可見，希伯來文化不像希臘文化，根據靈、魂、體對人類、動物、植物作明確分類。

#### 結論

基於上述研究，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1) 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聖經對“魂”與“靈”這兩個概念沒有作出明確的界定與區分；

2) 聖經文本傾向於支持二元論，也即把人性組成分為物質的身體和非物質的靈魂，兩者之間密契結合。離開了身體的靈魂進入居間狀態，等待末後復活時再次與身體結合，接受審判。

3) 關於靈魂與軀體的各大類別，大致可以分為幾類：a) 永恆、非受造的神聖之靈，b) 非永恆、受造的天使之靈，c) 非永恆、受造的魔鬼之靈（墮落的天使），d) 人的非物質的靈魂，e) 人物質性的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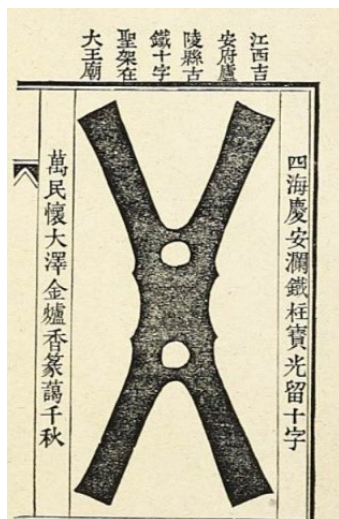
作者為哥倫比亞國際大學系統神學教授

# 鐵十字之謎

李民舉

## 前言

中國教會史上有“鐵十字”的傳說。據說有個碩大的鐵十字，上面有赤烏（孫權）年號，並鑄有一副對聯。不少學者據此判定，早在三國時代，基督教就傳入中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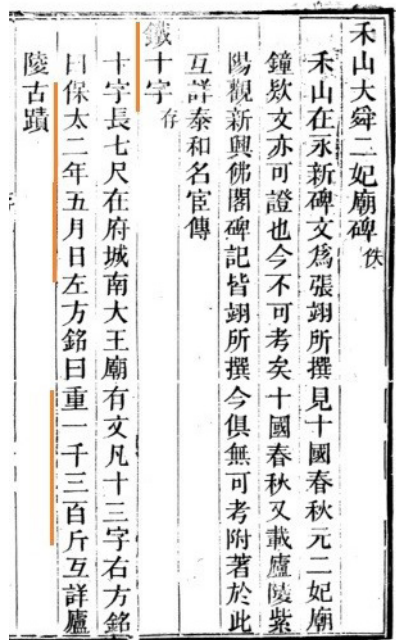


明北平府按察使劉嵩親眼看見過這奇特的古董，作《鐵十字歌》，<sup>1</sup> 詳細說明它的出土情況：

“廬陵江邊鐵十字，不知何代何歲年。何人作之孰置此，何名何用何宛然。形模交橫出四角，三尺槎牙偃錐塑。雨淋日炙黑色滑，土中鮑鱗見班駁。人言南唐竹木場所都，鑄此冒磁筏與桴。一沉江中一路隅，是邪非邪焉得虞。或云此古厭勝法，水怪奔衝賴排壓。雌雄相顧走光芒，神物護呵誰畚鍤。”（“厭勝”，鎮壓邪靈、制服邪靈）

晚清，天主教在江西吉安地區傳播後，又出現新的說法。一些華人信徒把這鐵十字當成聖物供奉，並在廟宇兩邊刻了一幅對聯；後來這幅對聯被說成是鐵十字上鑄造的，可見在信息不發達的年代，以訛傳訛何等普遍。<sup>2</sup> 法國神父樊國梁在《燕京開教略》中，對鐵十字也有描述。<sup>3</sup> 三國時期，對聯文體尚未出現，把鐵十字的年代定為三國當然不可信；但是對聯中把鐵十字稱為“鐵柱”，應該淵源頗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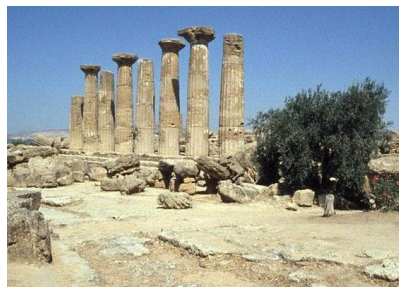
《吉安府志》對這個鐵十字的記述應該最具權威（下圖）。這鐵十字在吉安府城



南大王廟中，上面鑄有十三個字，其中有“保太二年五月日”，“太”字是誤刻，應為“大”字。保大是南唐元宗李璟（916-961年）的年號，保大二年即公元944年，正與劉崧

《鐵十字歌》所講的一致。

但是不能就此否定三國時代基督教已傳入中國的可能性。蜀國後期在成都平原地區流行一種獨特的宗教，其儀式和基督教很接近，教堂建築被曹魏大將王浚破壞，所留下的遺跡被稱為“石筍”。<sup>4</sup> 唐朝杜甫、宋朝陸游都曾見過這些“石筍”。我曾判斷，這些“石筍”是近東地區建築外面的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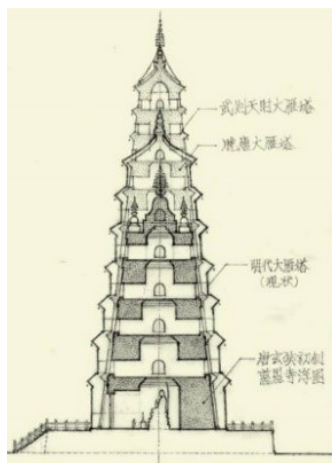
頭立柱。後來看到青海省海南州共和縣伏俟城遺址的石頭立柱遺跡，讓我確信，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伏俟城是土谷渾的王城，這些石柱的年代大約是主後540年或稍後。這個旁證資料有力地證明，基督教在三國時代傳入中國的可能性很大。

近年來，隨著上海青浦隆平寺塔基地宮的考古發現，一些學者認為，這種鐵十字是用來固定塔心柱的建築構件，和基督信仰沒有關係。筆者不同意此觀點。鐵十字與中心柱塔有關，而這類塔與基督教也有一定程度的關係。以下將舉出一些資料，與讀者一同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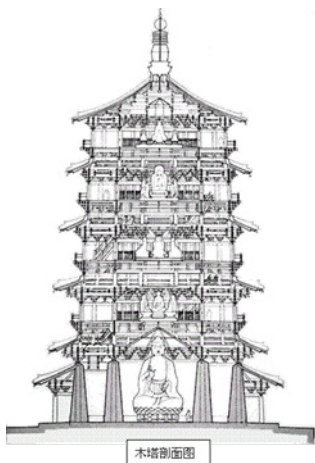
首先講中心柱塔。這種塔在古塔中結構很獨特，其中心有一根貫通全體的木柱。從結

目前中國發現的鐵十字，都是中心柱塔的建築構件。  
All iron crosses discovered in China were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 of towers with a central colum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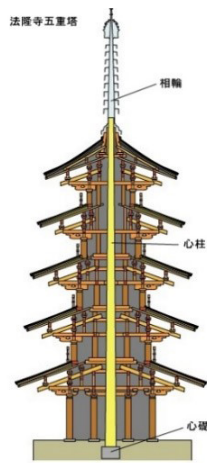
唐·大雁塔  
無中心柱



遼·應縣木塔  
無中心柱



日·法隆寺五重塔  
中心柱塔



金·正定慧光塔  
中心柱塔



構來看，此中心柱好像輪船的龍骨。如果龍骨斷了，船就會解體沉沒。中心柱塔の木柱，底端直接與鐵十字相連；這種木柱的底極容易腐爛，而一旦底端腐爛，必定導致整體坍塌。這就是目前在中國幾乎看不到中心柱塔的原因。

根據記載，中心柱塔的塔基是“鎖龍”、“鎖蛟”的地方，這與中華文化中崇尚“龍”的觀念不同，卻恰是基督教在中國流傳的真實反映。

目前中心柱塔保存最好的，是日本法隆寺東塔。河北正定慧光塔與日本法隆寺塔一樣，是以一中心木柱為依托構建起來的，只可惜慧光塔的塔柱目前只有上半部分，但是固定塔柱的十字形木架尚在。目前中國發現的鐵十字，都是中心柱塔的建築構件。鐵十字又名鐵柱（或做：鐵樹），是平鋪在塔基上，用以固定塔柱。鐵十字的下面，就是塔基地宮。明代南昌道教宮觀——旌陽觀鐵柱宮（或鐵樹宮），就是用了鐵十字。

### 一、通天柱與鐵十字

“塔”是隨著佛教傳入中

國而出現的一種新建築類型，用來保存舍利。釋迦牟尼涅槃後，弟子們將其火化，得到許多五光十色、晶瑩剔透且擊打不碎的珠子，稱為舍利子。以後，凡德高望重的僧人，圓寂後的骨齒遺骸也稱為舍利。中國佛塔源於印度的窣堵坡（Stupa），翻譯成中文即“浮屠”。隋唐時代，才出現了“塔”字，借用梵文“布達”（Buddha，佛陀的意思）的音韻，加上中文的偏旁部首“土”組合而成，表示埋藏佛的土塚。豫西方言把“塔”稱為“和尚墳”，清楚地表達了塔的功用。

佛塔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地宮，用於埋葬舍利。地宮內主要安放一個石函，層層相套，舍利在最裡面。二是塔身，是塔的主體部分。三是塔刹，將窣堵坡置於塔頂，稱為

#### 佛教舍利

北宋·上海青浦隆平寺塔



塔刹。

中世紀基督教世界中，也有收藏並保存聖徒遺骨的習慣。英語relics，原意指聖徒遺骸，用來翻譯“舍利”一詞，可見佛教和基督教兩種文化有共同之處。

#### 中世紀基督教“聖物” relics



在中國，中心柱塔很罕見。正定天寧寺慧光塔，俗稱凌霄塔，在第四層的中心部位，豎立著一根直達塔頂的木質“通天柱”。中心柱的柱腳坐在第三層頂部十字交錯的大梁上，柱頂承托塔刹。古建專家羅哲文先生在《中國古塔》一書中指出：“我國現存實物中，僅正定天寧寺木塔存在這樣一種結構方式。”日本法隆寺五重塔的通天柱保存最好，為我們了解這類塔的建築結構

中心柱塔的確和基督教（景教）有關。  
The towers with central columns were indeed related to Jing Christianity.

提供了比較完整的資料。

通天柱的下面需要固定，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生鐵鑄造，厚重穩固，塔柱的振動比較小，起到固定的效果。

鐵十字下面，就是地宮的入口。地宮通常存放舍利和貴重物品。比方，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塔基中除了舍利盒外，還有金銀器皿與當時越窯生產的秘色青瓷，是浙江越窯的名貴瓷器。

目前所見，有南京靈谷寺、湖南岳陽樓等地的鐵十字。因為略有變形，外形與剪刀類似，又稱為“飛來剪”，其作用是固定通天柱，也稱為“鐵枷”。有學者認為，這類鐵十字只是為了固定通天



南京靈谷寺“飛來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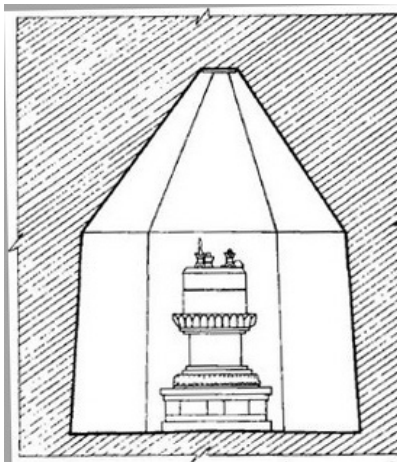
岳陽樓“鐵枷”



青浦隆平寺木十字梁

柱，保護古塔的壽命。慧光塔塔身有十字架橫梁，用以固定塔心木柱。

《西遊記》63回說，唐僧的徒弟把龍婆抓來，鎖在塔心柱下面。據此可以肯定，《西遊記》那裡敘述的“金光寺”是一個中心柱塔，與日本法隆寺五重塔、正定慧光塔、青浦隆平寺塔屬於同一類型。（下圖是一個標準的塔基地宮示意圖）



## 二、景教教堂中的木柱

中心柱塔的確和基督教（景教）有關。啓示錄20:1-3記載：“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鏈子。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它捆綁一千年，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

必須暫時釋放它。”

這裡的“印”，在景教中就是十字架符號。《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法沐水風”、“印持十字”。這種十字架符號被中國道教和北宋理學吸收，成為中華文明深受基督教浸淫影響的可靠證據。

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9收錄梁相《大興國寺》記：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虛尺餘。

這段話記載景教寺院中木柱虛懸的現象。中心柱塔的意象，就是這根虛懸的木柱。

巨大的木柱插入天空，就其形像來說，就是“未”字。未字，在十二地支中對應的就是羊字。

這樣講，好像是可笑的文字遊戲，但唐朝以來常出現這樣的說法；不符合文字學原理，但卻很流行。

明代馮夢龍《警世通言》卷40《旌陽宮鐵樹鎮妖》：一日景純（郭璞）同真君、吳君來謁王敦。敦見三人同至，大喜，遂令左右設宴款待。酒至半酣，敦問曰：“我昨宵得一夢，夢見一木破天，不知主何吉凶？”真君曰：“木上破天，乃‘未’字也。公未可妄動。”

中國古代很少講到耶穌基督是神的羔羊。景教會不會採用巨木插天的方式表達？我認為是有可能的。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中重視直覺與圖畫，抽象化的思維不強。如果給中國人看羔羊圖，他會認為我們崇拜的就是一隻羊！

唐代晚期，河北地區為粟特人聚居地之一，正定天寧寺塔正是此時修建的；後來宋金





有中心木柱的塔，其意像是其中的木柱，而其原型就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entral wooden column in the tower referred to the cross of Jesus Christ.



重修，木柱通過十字形橫梁，固定在塔身的上半部分。在保存完好的日本法隆寺東塔，鐵十字是用來固定中心木柱的，十字下面就是地宮。

唐·牛僧孺《玄怪錄》記載隋唐時代波斯商人與落魄文人杜子春的交往。<sup>5</sup> 仔細分析，所描寫的就是景教的收徒儀式；舉行儀式的場所中有一根鐵柱。<sup>6</sup> 這根鐵柱，應當是木柱，外觀看起來好像鐵柱。故事中的道士，是波斯老賈，真實身份是景教僧侶：

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舍，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

根據上述材料，有理由認為，有中心木柱的塔，其意像是其中的木柱，而其原型就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 三、金光寺的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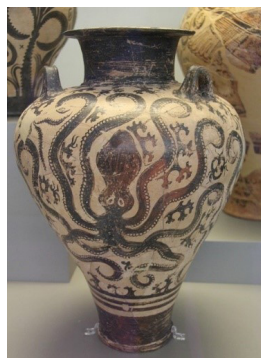
《西遊記》中的“祭賽國”，原型即《梁書·諸夷傳》中所記載的“扶桑國”。<sup>7</sup> 長期以來，學術界不了解書中內容，把“扶桑國”誤做遠在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南齊永元元年（499年），扶桑國的僧侶慧深來到荊州，向當地人講述了自己的母國——扶桑國。這個地區是真實存在的。

同書又載，劉宋大明二年（458年），罽賓國的佛教僧團到那裡傳講佛法。罽賓在今天的克什米爾。

扶桑國東千餘哩有女國，這個國家就是示巴國。這些記載夾雜了很多傳說，但基本內容還是有所本的。《梁書》所載女國“感水而孕”的內容，在《西遊記》中就變成唐僧師徒喝了子母河的水而懷孕的故事了。

唐僧師徒西行，到了祭賽國。我認為，祭賽國就是耶穌基督的故國，聖地巴勒斯坦；“祭賽”就是“耶穌”的音譯，唐朝稱為“移鼠”、“夷數”，元朝稱為“愛薛”。

《西遊記》第62、63回極具象徵意義。第63回《二僧蕩怪鬧龍宮，群聖除邪獲寶貝》，“寶貝”就是舍利子。從《西遊記》中的描寫來看，亂雲山碧波潭中的龍，就是章魚。而聖地西北地中海克里特島海域，是米諾斯——邁錫尼文明的核心地區，章魚文化便是其典型特色。（《景教與西遊記》第八章）。在這個奇特的文明中，章魚文化最為



金光寺也許並不真正存在，但是其原型就是以塔心柱為特色的木塔。固定塔心柱的就是鐵十字。  
The Golden Temple may not be real. However, its original model is a tower with a central column that was fixed by an iron cross under it.

獨特，而《西遊記》中的龍王家族，正是章魚精。

《西遊記》63回，講述唐僧的徒弟們幫助祭賽國的國王奪回金光寺的寶珠，並將龍婆鎖在在塔心柱上。寶塔的榮光象徵耶穌基督的榮耀，血污寶塔的故事，象徵魔鬼撒但的權勢迷惑萬國。龍婆的原型就是啓示錄中的大淫婦。最後被捆綁在金光寺的中心柱上，正與啓示錄20章相對應。<sup>8</sup>

行者把那戰駙馬，打龍王，逢真君，敗妖怪，及變化詐寶貝之事，細說了一遍。三藏與國王，大小文武，俱喜之不勝。國王又問：“龍婆能人言語否？”八戒道：“乃是龍王之妻，生了許多龍子龍孫，豈不知人言？”國王道：“既知人言，快早說前後做賊之事。”龍婆道：“偷佛寶，我全不知，都是我那夫君龍鬼與那駙馬九頭蟲，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三年前下了血雨，乘機盜去。”又問：“靈芝草是怎麼偷的？”龍婆道：“只是我小女萬聖宮主私入大羅天上靈霄殿前，偷的王母娘娘九葉靈芝草。那舍利子得這草的仙氣溫養著，千年不壞，萬載生光，去地下，或田中，掃一掃即有萬道霞光，千條瑞氣。如今被你奪來，弄得我夫死子絕，婿喪女亡，千萬饒了我的命罷！”八戒道：“正不饒你哩！”行者道：“家無全犯，我便饒你，只便要你長遠替我看塔。”龍婆道：“好死不如惡活。

但留我命，憑你教做什麼。”行者叫取鐵索來，當駕官即取鐵索一條，把龍婆琵琶骨穿了，教沙僧：“請國王來看我們安塔去。”那國王即忙排駕，遂同三藏攜手出朝，並文武多官，隨至金光寺上塔。將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層塔頂寶瓶中間，把龍婆鎖在塔心柱上。（《西遊記》63回）

金光寺也許並不真正存在，但是其原型就是以塔心柱為特色的木塔。固定塔心柱的就是鐵十字。《西遊記》中通過一系列極為怪異的故事，來說明中世紀在亞洲各地的風土人情和宗教信仰。

西梁女國原型就是沙特東部的示巴國，祭賽國則是依據景教的發源地巴勒斯坦虛構出

來的，而第65回的木仙庵，則有明顯的摩尼教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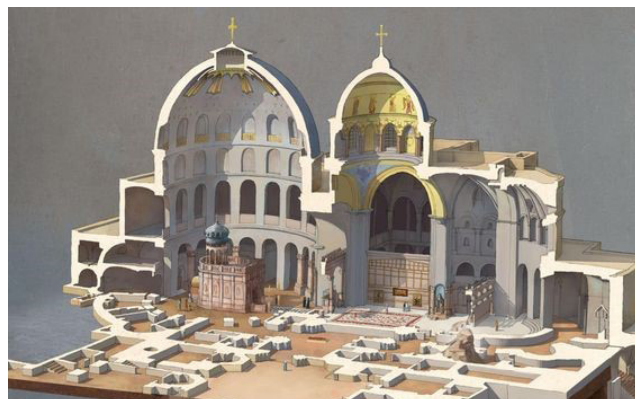
金光寺的原型可能是中世紀的“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圍繞這個教堂，在中世紀發生過太多的故事，需要更多的學者聯合研究，才能對這個推測正確與否下最後的結論。

#### 四、南昌鐵柱宮

景教傳入中國後，有時被當成佛教，有時被當成道教（如前杜子春的故事）。馮夢龍《警世通言》卷40《旌陽（許遜）宮鐵樹鎮妖》，情節幾乎是《西遊記》的翻版；不同的是，主角從唐僧的三位高徒轉變為道教的主要領袖。鎖蛟井，其實就是塔基地宮。北宋時期成書的《雲笈七籤》，其中許遜的故事尚無斬蛟情節，說明這段故事當為元明時代才

出現，或者出自《西遊記》。故事的結尾，有這麼一段話：

施岑卻從天羅地網中取出孽龍，欲揮劍斬之。真君曰：“此孽殺之甚易，擒之最難。我想江西系是浮地，下面皆為蛟穴。城南一井其深無底，此井與江水同消長。莫若鎖此畜回歸，吾以鐵樹鎮之井中，繫此孽畜於鐵樹之上。使後世倘有蛟精見此畜遭厥磨難，或有警惕，



聖墓教堂

《景教碑》“判十字以定四方”，含義就是上帝用十字立定了大地的根基。  
The phrase “using cross to fix the world” on the Jing Christianity Monument means that God uses the cross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arth.

不敢爲害。”甘戰曰：“善！”遂鎖了孽龍，徑回豫章。於是驅使神兵，鑄鐵爲樹，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鐵索鉤鎖，鎮其地脈，牢繫孽龍於樹，且祝之曰：鐵樹開花，其妖若興，吾當復出。鐵樹居正，其妖永除。水妖屏跡，城邑無虞。

此處的鐵樹，也就是《玄怪錄》中杜子春見到的木柱。其底座應該是鐵十字，因此之故，“鐵樹宮”又名“鐵柱宮”。故此，南昌鐵樹宮，又被稱作鐵柱宮。

景教傳入中國以後，大量借用了佛教內容，乾脆把上帝翻譯為“佛”，讓人覺得景教好像就是佛教的一個分支。道教吸收借鑒景教的內容很多，從三國時代開始，四川成都出現的道教，就吸收了很多景教內容；而陝西周至大秦寺道教與景教竟然在同一個寺院中，一家寺廟，兩塊牌子，此時絲路沿線出現的《老子化胡經》，融合了早期基督教的某些內容。

筆者查考明代大學者王陽明傳記，發現他於新婚之夜，竟在南昌鐵樹宮流連忘返。這個奇特的經歷是否曾影響了他的信仰？值得再作檢核。

## 結論

鐵十字確有其事，它是中心柱塔的建築構件，是中心柱塔木柱的底座。而鐵十字與基督教信仰有一定的關係。

本文的證據鏈是：

1、《梁書·諸夷傳》所講的扶桑國與西女國，對應於猶大國和示巴國。

2、西女國是《西遊記》60-63

回中的西梁女國。祭賽國的原型是猶大國，加了很多藝術創作。

3、金光寺是子虛烏有的，但是金光寺塔的光芒象徵耶穌基督的榮耀。

4、孫悟空等人擊敗龍王家族，將龍婆捆綁在金光寺地層塔心柱上，來源於《啓示錄》20章1-3節。3節“用印封上”，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帝之印，就是“十字架”。

5、《西遊記》中的“舍利子”原型不是佛教，而是中世紀基督教普遍流行的聖物崇拜，是殉道聖徒的遺骨（relics）。這類塔的地宮就是“鎖蛟井”。

本文再引申：《景教碑》“判十字以定四方”，含義就是上帝用十字立定了大地的根基，在上面長出的木柱是有生命的。基督教傳入印度後，宣講福音衝破輪迴，信靠耶穌基督的人得以脫離六道輪迴，進入天國。基督教進入中國後，克服了“五行學說”的機械論，最大的特徵就是傳統的“金克木”變成了“金生木”，在鐵石地面上長出了參天大樹；而鐵十字是木柱的基座，鐵在五行體系中代表金。

景教進入了東方文化，也改造了東方文化。✚

作者原在北京大學考古系任教，現在北美教會

註：

1. 劉崧（1321年-1381年），廬陵泰和人，明初詩人，《槎翁詩集》（四庫全書本）《鐵十字歌》：所以往代鼓鑄虔州城，此物千載爲英精。昇鑄過之銅乃成，精化氣感理莫明。世人往往疑根植，下觸每愁風雨殛。近時暴卒破盲感，掘地出之誇膽力。終然棄之不感匿，我時見之考其式，赤烏之年乃妄蝕。我聞天生

五行中，惟金可革亦可從，何不爲刀爲錯通商工，爲耜爲利爲九農。斬犀刺虎爲劍鋒，不然行雨極變化蛟龍。何獨汨沒在泥滓，斷臂遺株等淪棄。銅人不歸秦緣廢，坐閱興亡一流涕。

2. 劉太品《中國最早的基督教對聯辨（附記）》，指出那幅對聯絕不可能是三國時代的，筆者深表贊同。“四海慶安瀾，鐵柱寶光留十字；萬民懷大澤，金爐香篆藹千秋。”這幅對聯是晚清出現的，也不是鑄造在鐵十字上的，而是廟宇兩邊的對聯。

3.（法國）樊國梁《燕京開教略》（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江西天主教，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1月15日與北京傳教士寄信去，大鐵十字架，形狀甚奇、觀於吉安府，即所謂聖安德肋宗徒之十字也。鐵十字計高四尺五寸。枝寬四寸，中寬六寸五分。十字上有二孔相距一尺一寸。十字之龕，置於正中。龕上繡有詩賦。其中有萬民四海字樣。所言之萬民四海即普天下地。細玩其義，實乃吾天主教人，以十字架實爲天主聖教之遺跡。十字架係大明洪武年間出土，有孫吳年號。”

4. 李民舉《成都大秦寺初探》，2006年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議論文。

5. 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的交融》，收入劉東編《中國學術》2002:4，商務印書館，2002.12，56-76。

6. 唐·牛僧孺《玄怪錄》卷一《杜子春》條，此文收錄於《太平廣記》卷16。

7. 李民舉《慧深和他的扶桑國》，2005年北美基督教學會會議論文，並見李民舉《景教與西遊記》第八章《“扶桑國”與“祭賽國”》。

8. 對這個故事的詳細討論，見李民舉《景教與西遊記》有關章節。



# 關鍵的一環

## 北美中國神學生團契 五年回顧與展望

劉官

**隨**著2018年北美中國神學生團契會議在洛杉磯創欣神學院落下帷幕，這項啓動於2014年的事工，轉瞬之間已經過去五年頭了。

### 事工緣起

這事工是我到北美讀神學時發起的，初衷是為了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消除北美神學生孤軍作戰的消極局面；二是鼓勵更多神學生回到中國大陸服侍。那時我的想法很簡單，只希望聯絡幾家熟悉的神學院，召集其中的學生在一起抱團取暖，能如此就很滿足了。

我和時任哥頓·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宣教系主任的盧大衛牧師溝通，他卻建議要做得更大、看得更遠一些。於是，2013年9月，他給幾位在各個神學院學習的神學生寫信，提議2014年暑假在哥頓·康威爾神學院召開第一屆北美中國神學生聚會。這項提議得到積極的回應，大家都覺得很有意義。

之後，我作為總聯絡人，尋找並通知北美各地的神學生。我們又獲得神學院、教會及一些機構的支持，於是第一屆會議在當年5月26-29日成功舉辦。此後就形成了每年在美國國殤週舉行會議的傳統，地點則選在不同的北美主流神學院。

### 五屆會議概況

2014和2015年會議都在哥頓·康威爾神學院舉行。蒙神祝福，這兩屆會議分別邀請到邊雲波老弟兄和王永信老牧師作主要講員，他們都已年屆九十高齡，還風塵僕僕來參會，可見他們對這項事工的重視。2018年年初，他們兩位都歇了地上的勞苦，被主接回天家。

第一屆時，大家對神學生團契會議的定位還不太了解。受邀而來的新英格蘭地區20多位牧者中，不少是帶著“獵頭（為教會找牧者）”的目的而來，但是莊祖鯤牧師義正辭嚴地強調：“這個北美中國神學生團契會議，目的就是要鼓勵神學生回中國服侍，你們不要來搗亂！”這次聚會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波士頓的大龍蝦宴，和參觀五月花號（第一艘清教徒移民船）的歷史遺跡之旅。

第二屆會議，我們的聯絡工作更見成效。會中有10間神學院及神學培訓機構，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討論會，研討與中國家庭教會的事工配搭。那一屆會議的講員人數達到創紀錄的36人。

第三屆會議於2016年在芝加哥三一神學院召開，分三個專題：個人靈命、領袖訓練和宣教使命。這屆會議邀請了恩福會長陳宗清牧師，這是他頭一次參與。

第四屆會議2017年在芝加哥的惠頓學院召開。52名參會神學生中，有21名帶了家庭前來赴會，反映出新一代青年領袖對家庭的重視。大會邀請了20多名資深宣教士，對神學生進行一對一輔導。許多神學生坦言，在學期間從未思考過關於宣教的問題，直到此次會議才聽到這方面的信息，並開始認真思考自己和宣教的關係。

第五屆會議於2018年在洛杉磯創欣神學院舉行，與該院一年一度的教師會議及畢業典禮同時進行。在會議期間，神學生有機會和許多知名牧師、學者進行交流和溝通，受益匪淺。

### 影響與效果評估

通過這幾屆會議，不僅神學生之間的關係加強，神學生與上一代牧者也有了團契，並且神學生

近幾年，歸國服侍的意願在神學生當中越來越強。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seminarians in the US had become more willing to return and serve in China.

歸國服侍的浪潮開始形成。北美華人基督教領袖和相關機構的參與和支持，對神學生產生極大的鼓勵。通過會議的舉辦，我們也讓北美主流神學院對中國神學生有更多的理解。最後，這幾屆會議也開拓了神學生的眼界，並在一定程度上為歸國神學生作了初步的預備。

#### 1. 聯結神學生，加強與上一代牧者的關係

本事工是跨宗派的聯結，在推動過程中，許多在北美主流神學院就讀的神學生因而能彼此相識。中國神學生在各個神學院都屬少數，由於這個會議，使過去孤立落單的這個群體能有效聯合。

與會的神學生，無論是靈恩派還是福音派，是持加爾文主義還是亞米念主義，都因著有共同的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背景而互相團契。這批經過系統訓練的未來中國教會領袖，回國之後將帶動神學研討、教會配搭、和宣教，而透過這事工所建立的情誼，必然能為未來的合作奠定美好的根基。

此外，每次會議都刻意邀請大批有影響力的講員，並且通過組織設計，讓這些來自北美和大陸的教牧領袖和神學生建立比較長久的關係。這種關係也必然會為未來的事工配搭打下基礎。

#### 2. 帶動神學生歸國的浪潮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到北美攻讀神學的牧者幾乎都留在北美服侍。但近幾年，歸國服侍的意願在神學生當中越來越強，而這幾次會議更有效地推波助瀾，帶動了這一浪潮。僅在2016到2017兩年間，北京地區就有20位左右的神學畢業生從北美回來服侍。這趨勢引起了國內相關各界的關注。這批人經過系統的神學訓練，在未來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中，將會越來越起到關鍵的作用。

#### 3. 北美華人教會領袖和機構的鼓勵

通過這幾屆會議，中國神學生作為一個群體，開始受到北美華人教會領袖們的關注。眾所周知的福音機構及其負責人，如“恩福文化宣教使團”的陳宗清牧師、“海外校園”的蘇文峰牧師和



華欣牧師、“生命季刊”的王峙軍牧師、“基督使者”的柏有成教授等，都先後來參加會議，並擔任講員，給予神學生們極大的鼓勵。這些領袖長期服侍北美和大陸的華人基督徒，他們對神學生的處境非常了解，能提供切實的幫助。

#### 4. 增進北美主流神學院對中國基督教發展的理解

北美由西人主導的主流神學院、教會及機構，多半對於中國大陸基督教的发展非常不了解，或只有片面的認識。這幾屆神學生會議，在籌備與舉行過程中，有機會與各神學院的官方及學生團體作深度溝通，使他們對三自體系與家庭教會體系的差異開始有了解，或者能作深度探討。這個結果必然有助於未來普世教會對中國基督教的理解，促進健康而深入的交流與合作。

#### 5. 開拓神學生的眼界

不少神學生來到神學院之後，由於課業壓力沈重，幾乎就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這種情形其實並不理想。由於視野狹隘，他們日後歸國的服侍也大受限制。所以每屆會議中，我們都安排一些特別的信息，幫助大家開拓眼界。

第一屆會議，我帶大家到剛卸任洛桑運動主席的柏德索（Doug Birdsall）家做客，深入了解洛桑運動的前世今生。第二屆會議，我們邀請了10位在中國進行事工的神學院和培訓機構負責人，暢談各自的事工，讓與會的神學生對目前中美神學人才培育的整體狀況有所了解。第四屆會議，我們和柳溪教會（Willow Creek Church）聯絡，安排了一次訪問，認識北美大型社區教會的結構與敬拜模式。

#### 6. 為歸國神學生作初步的預備

每屆會議我們都特地邀請幾位在中國服侍多年的牧者，來與神學生交流，也邀請已經回到國內服侍的畢業生回來分享。他們務實而坦誠的講述，幫助預備回國的神學生在理論和思想上作預備。

## 未來的展望

過去幾屆會議，我雖然擔當總策劃人的角色，但全是利用業餘時間來規劃聯絡。其實這個群體的需求十分巨大，因此，這事工有許多可以進一步開拓和完善的地方。比如，每次會議的主題和專題可以進一步細化，並且可以在會議舉辦之前，與參會者（包括講員和神學生）進行更多交流，讓大家的預備更充分，以提高效率。

在年度會議之外，我們還可以組織一些地區性活動，促進交流與溝通。此外，對在校生的未來

對海外神學生的扶持，是未來中國基督教發展的關鍵一環。  
Supporting the overseas seminarians is crucial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職業規劃、歸國預備等方面，可以提前到剛入學時期就開始提供諮商，而不是等到他們快要回國的時期才給予關懷。

綜觀中國基督教的發展現狀及需求，我們知道在各地留學的中國神學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群體，而對他們的服侍依然任重道遠。目前每年一屆的會議，對神學生的需要而言，只能說是杯水車薪。如果想要深入地服侍這個群體，以下幾方面可以禱告、思考，並逐步落實。

#### 1. 建立更大範圍的團契

目前我們只服侍在北美求學、即將歸國的神學生。但是按照當下和未來的趨勢看，還有許多神學生將陸續從歐洲、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和香港等地畢業回國。在海外就讀的神學生有很多共

性，從我們這幾年積累的經驗來看，這些神學生也應當被服侍，而且可以被服侍到。

#### 2. 建立更專業的小組或委員會

神學生畢業後，服侍的工場將是多樣的，包括神學教育、宣教、植堂、機構等。我們可以建立一些專業小組或委員會，支持他們在校時期的預備，與畢業後的專業輔導，協助資源連接、法律諮詢，扶持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等。

#### 3. 建立資金平台幫助歸國落地

縱觀這幾年歸國落地的神學生，可以看到在經濟方面的壓力普遍極大，而國內的教會或事工機構往往不能給予有力的支持。或許北美可以建立一個平台，專門為歸國的神學生募款，支持他們歸國後三年內逐步紮根，能夠穩定地服侍。

對中國神學生的服侍事工，需要國內外的有志之士戮力同心，長期關注支持，才可能逐步發展到位，也才可能起到真正的陪伴與幫助作用。對海外神學生的扶持，是未來中國基督教發展的關鍵一環。求神興起更多人，擺上個人微薄的力量，恆切禱告，同心努力來實踐！



作者現在北京服事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知多少？

### 1. 恩福的主題經文出自哪裡？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 2. 「文化宣教」是把聖經所啓示的哪兩項使命結合在一起？

3. 恩福以五個策略來進行文化宣教，第一項、也是最根本的一項是什麼？

4. 恩福成立於1994年，從哪一年起開始支持神學生？

5. 恩福支持哪幾類神學生？

(答案請見第13頁)

### 誠徵 恩福之友

長期忠心代禱 量力奉獻支持

網上奉獻：

<http://newenfu.org/> 聯絡我們/ 奉獻支持

支票奉獻：

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 S. A.)

# 學習敬虔

## 2018年恩福家人退修會綜述

王俊



2018年恩福家人退修會，主題為“敬虔與文化宣教”，時間是2018年7月19-21日，與會家人、董事、同工及家屬達50多人。退修會以靈修分享為主，整體圍繞“敬虔”主題展開。

### 學習敬虔

恩福基金會的異象為“文化宣教”，陳宗清牧師在主題分享“敬虔與文化宣教”中說：“（恩福家人）都很會從事學術研究，會寫書，會佈道，會掌握新媒體的資源，可以作高質量的影視節目。”但是，如果這些恩賜不與敬虔的生命結合起來，如果恩福的使命只停留在文化上，就很讓人擔憂了。故此，陳牧師話鋒一轉：“但如果我們有很多表現依舊是屬肉體的，這一切有何意義呢？”

退修會的核心主題是“敬虔”，陳牧師告誡我們：“追求敬虔是聖經的真理，永遠不會過時。整本聖經都指示我們要作敬虔的人。”他分享自己的經歷：從15歲開始，他就立下作“屬靈人”的心志；他一直以來的服事和操練都以此為目標。陳牧師無疑為恩福家人樹立了過敬虔生活的榜樣。

他又以看重敬虔生活的清教徒傳統作例子。巴刻博士所寫《對敬虔的追求》一書，副標題為“清教徒論基督徒生活”，其中將清教徒的敬虔概括為七點：1. 注重對良心的審視；2. 注重考察神的話語；3. 注重活出聖經真理；4. 注重家庭的信仰教育；5. 注重信仰對社會的影響；6. 注重遵守主日；7. 注重屬靈的紀律、品格與生命的塑造。清教徒在美州所導致的信仰復興與宣教運動，和他們

的敬虔生活密不可分。

巴刻認為，清教徒是偉大的“思想家”、“崇拜者”、“天堂期盼者”、“戰士”，陳牧師強調，這也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生命特質。從陳牧師充滿激情的分享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恩福家人過敬虔生活的殷殷期盼。

接著，陳牧師講述清教徒最偉大的神學家約翰·歐文對“敬虔”的詮釋。歐文以為，與神靈交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徵：1. 與神靈交是神和人之間的互相交流。2. 與神靈交是以神為主導和能力的來源。3. 與神靈交是基督徒從三一神（父、子、靈）領受愛，並在愛中回應。4. 與神靈交是神與人之間主動地、向前瞻望之友誼。5. 與神靈交乃是在基督裡透過聖餐所享受的一種特別關係。

最後，陳牧師總結了過敬虔生活的要求。首先，個人的“內室生活”不可少，且必須有果效，包括默想神的話、悔改，並深度與神靈交。第二，要建立家庭祭壇，夫妻尤其需要在一起同心禱告。第三，要有屬靈的責任制，一方面自己有負責的對象，以保持警醒，另一方面也在靈裡為別人承擔責任。第四，要有代禱同伴為自己守望，常常為具體的事禱告，並查驗神的回應。

### 思考敬虔

敬虔可以從多方面來思考。陳宗清牧師盛情地提供了兩篇他的相關講稿：《再思屬靈操練》和《愛的操練》。在《再思》一文中，陳牧師提出“從關係中看屬靈操練”，從“神的兒女、神的僕

活出敬虔，特別是在生命、侍奉和文化使命中真實的活出敬虔，是這次退修會帶給每位家人的提醒。  
Throughout the retreat the Blessings family members were reminded that godliness in daily living, ministries and cultural mission should be our lifetime goal.

人、神的同工、神的朋友和神的新婦”五個角色著眼，分別談論怎樣操練與神同在。他將傅士德所著《屬靈操練禮讚》列舉的操練分為四類，即心靈的操練（禱告、崇拜、認罪、引導）；情感的操練（默想、慶祝）；思想的操練（研究、默想）；行動的操練（禁食、簡樸、獨處、順服、引導、服從）。他還增加了奉獻、信心、忍耐、殷勤等新約提及的內容，勉勵我們多多操練。

在《愛神》一文中，陳牧師告誡我們“愛神的學習是每時每刻的功課，持之以恆，總會體悟住在基督裡的秘訣”。他也指出四個誤區：表現主義、唯知主義、情感主義和禁欲主義。他以申命記為例，指出以色列人愛神的操練，最重要的是熟悉神的話，因此“操練愛神的基礎就是明白神的話、熟悉神的話、記住神的話、應用神的話”。

蘇文峰牧師的靈修以“敬虔的操練”為題，帶領大家思考羅馬書11:33-36和提摩太前書3:6，特別指出：敬虔的根基是上帝的屬性。他以莫拉維亞弟兄會為例，講述了敬虔的典範，並結合王明道的《信徒處世格言》，強調敬虔的應用。

陳愛光牧師的靈修以“牧養我的主”為題，帶領大家思考詩篇23:1-6。他指出，主是供應者，讓我們得飽足、不缺乏、得安息；祂也是引導的主，給我們勇氣，讓我們重整生命，在祂裡面得安慰；祂還是東道主，因祂有豐盛的恩典，使我們可以居危思安，大蒙祝福，而且要永遠與我們同在。

身為醫師的郭英調董事，帶領我們從健康來看敬虔。這個角度非常特別，既有趣，也引人深思。通過分析健康與生活方式的關係，他讓人看到敬虔與基督徒品格之間的關係。

## 活出敬虔

學習敬虔和思考敬虔是為了活出敬虔，用生命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在恩福家人的分享中，我們能看到很多敬虔生活的見證。

五位在神學院讀書的神學生分享了各自的生活、學習和侍奉。他們多半學業的壓力相當沈重，好幾位要準備博士資格考，同時還要照顧家庭，忙碌到健康受損的地步，但是神的恩典總是夠用。

有幾位恩福家人是直屬於恩福的宣教士，其中已回國事奉的有三位，他們分別製作了簡短的視頻和大家打招呼，說幾句心裡話。即將回國的潘牧師，則述說過去幾個月行經的低谷高峰，在驚濤駭浪中如何經歷到神的信實。特邀宣教士何姊妹分享了學生的禾場，她先生講述神為他們的孩子預備母乳的奇妙恩典。

四位從事神學教育的家人，分別在哥倫比亞國際大學、加拿大西三一大學、北美華神與中國高校事奉，還有一位從事網絡神學教育。他們都感謝神所給予的機會。三位在北美教會服侍的牧師十分殷勤，除了繁忙的牧會之外，仍不懈地寫作、開課、研究。

1996年即成為第一批恩福家人的李靈牧師，分享學術交流事工在艱難中逐步推展，他每年在短缺中看見神的供應，學習信心的功課。周媛媛曾是恩福的第一位寫作同工，她分享了父母信主與女兒大學畢業後選擇投入宣教教學的見證，神的恩典在她的家中流淌。

與會的董事們十分積極地把握休息時間，去認識每位家人。他們各人的分享，帶來廣闊的視野、豐富的經驗、和寶貴的見地。好幾位雖然已經退休，卻轉往新的疆場，馬不停蹄地繼續忠心服事主。陳牧師夫婦最後簡短地介紹高齡95歲父親的信仰經歷，讓我們看到神的恩典貫穿在這個幾代信主的家庭中。

總之，活出敬虔，特別是在生命、侍奉和文化使命中真實的活出敬虔，是這次退修會帶給每位家人的提醒，也是各位家人藉著坦誠分享所流露的美好見證。✚

作者在加爾文神學院進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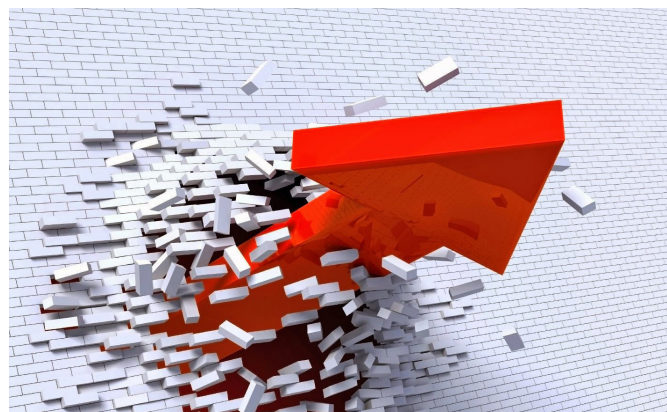
# 真理與自由

伍小騰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8:32）

約翰福音的這句話是我最喜歡的經文之一。不論是與弟兄姐妹們分享，還是給學生講課，我都經常引用這句經文。

真理給了我真正的自由、最大的自由。這一自由不是源於書本，也非出自個人的思想，而是來自天上。因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真理來到世間；因著這一從天上來的真理，我的生命得以翻轉。



2000年秋天，我離開家鄉去重慶，讀一所師範大學。學校在縉雲山下，很大、很美，但是在校園裡思想異常封閉。大學生活並無多少新意，生活依舊空虛、無聊。男生們隔三差五在校外小酒館裡喝得東倒西歪。

大二的某一天，我在圖書館借到龍應台的《百年思索》。坐在學校最古老的木地板教室中，我一口氣把書看完。龍應台回憶六七十年代在威權統治下的青春歲月，文筆充滿了悲情與傷感。當我合上這本書，不禁黯然神傷。壓抑的社會、壓抑的教育、壓抑的青春，人究竟活著為什麼？

## 書中答案難尋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也為了擺脫無聊感，我再次嘗試閱讀。

看過一些歐美現代文學後，開始讀哲學書。古典哲學我直接跳過，從叔本華、尼采開始讀。尼采《悲劇的誕生》讀得似懂非懂，但給自己不小衝擊。我記得書的序言中有這樣兩句話，原話我已經記不清，大意是：縱然人生是一齣戲，我們也要繪聲繪影地去演，不要失掉戲的美感；縱然人生是一場夢，我們也要有滋有味地去夢，不要失去夢的情致。當時自己很服膺這樣的哲學；存在主義的世界觀催促我在荒謬世界中尋找意義，縱然最後或許失敗，但卻充滿了英雄氣概。

後來我讀了一些關於基督教的書籍，包括《拯救與逍遙》、《重負與神恩》等；我在價值座標上開始傾向於基督教。2004年春天，在重慶楊公橋下又髒又亂的舊書攤上，我買到了平生第一本《聖經》。那一天，我順便還買了奧古斯丁的《懺悔錄》。2004年6月，大學畢業前夕，我時常一個人在悶熱狹小的寢室中閱讀《聖經》。不過當時讀不太懂，尤其是舊約中複雜的歷史故事，讓我摸不著頭腦；對福音書的內容則比較喜歡。

成為基督徒之後，我才明白，原來《聖經》

## 一段死蔭幽谷

回顧少年時代以來，十幾年的人生路程有如一段死蔭幽谷。旁觀者看我生活平靜、安穩，但是自己內心卻佈滿了傷痕、眼淚、無助與彷徨。我的左手臂現在還能看到少年時留下的刺青；而在大學時代，我曾嚴肅考慮過自殺問題。

哲學家卡繆說，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嚴肅的哲學家或許不會同意這一武斷的說法。哲學的問題儘管可以有許多，但值得去探究的，乃是生命本身，而真正的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福音。這結論不是出於對哲學的思考，也不是貿然的斷定，而是來自我生命歷程中最真實的經歷。

1997年冬天，我高二。文科班，課程枯燥、生活單調，背不完的知識點，做不完的數學題，分數、高考、未來，每當想到此，都有魔咒般的感覺。父親生意虧本，欠了親戚朋友一大筆錢，為此父母經常爭吵。每天的生活徘徊在家庭與學校之間，找不到任何有意義的事情。晚自習的夜晚下課後，我騎車穿過城市回到家中，一路上時常有虛無之感湧上心頭。

或許是為了抗拒虛無，我開始讀書。家裡有個大書櫃，凌亂地塞了些父親80年代買的書。我陸續看了些文學書，雖然有的書不太讀得懂，但自己卻慢慢喜歡上閱讀。我也開始嘗試寫詩，寫在軟面筆記本上；技法平平，但是透過詩句，感到自己在精神上有了出口。

回想自己的信仰歷程，不僅一路蒙主引導和管教，更使我真切理解真理與自由的關係。 Looking back to my faith journey, besides experiencing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from the Lord, I thoroughly understo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and freedom.

是上帝要求人用謙卑受教之心，透過信心和生命來閱讀的。如果將《聖經》視為一本宗教讀物或哲學書，儘管認識每一個字，也很難明白其信仰真義。

單單透過閱讀、理性和思考來尋找意義，最後難免走向挫敗；正如西西弗斯的石頭總是不斷滾下山坡，直到他累死在山腳下。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閱讀是一種“偶像崇拜”。用上帝之外的事物、價值、情感愛替代最終極的上帝；用人對上帝的逃避、反叛來尋找自己所謂的意義。偶像在一段時間內很有效，彷彿讓人找到了“歸屬”，但遲早要坍塌。

二十出頭的我，為了想一些沒有答案的問題，開始嚴重掉髮；為了買書，時常經濟拮据。讀了很多書，但我一點都不幸福，靈魂找不到盼望，甚至開始懷疑人生是否有意義存在。

讀書可以幫助我們，但並不能拯救我們。聖經《傳道書》說：“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12:12）對基督徒來說，這是個常識，但悲哀的是，自己在當時無法意識到這一點。

### 盡頭見出路

2005年秋天，我在成都。當時正準備考研究生。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琬茹——我現在的妻子。我們一見如故，很快開始談戀愛。理性上的認識一致，並非意味著現實中的和諧。戀愛中的我們，和大多數情侶一樣，充滿了感情上的矛盾和對未來的惶恐。面對戀愛中的不確定和兩人複雜的內心世界，我時常沮喪萬分。

心理學家弗洛姆認為，愛是一種能力。但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總是沒有能力去愛？很多時候，愛淪為感覺、情感，而非現實的力量。我們渴望愛，但是愛不出來；渴望被愛，但是自身卻找不到讓人能愛的因素。

在這之前，我一直認為讀書可以改變思想，進而改變世界觀，並最終改變生活方式。但現實給我當頭棒喝。在面對情感世界時，我看到人的蒼白和無力。

人的盡頭乃是神的開頭。這時候，我們倆聽到福音，開始去大學生團契查經。很快，我們開始慕道。一年之後，2007年夏天，琬茹受洗歸主；不久我也受洗。之後，琬茹去神學院學習，而我考上了宗教學博士，研究基督教社會倫理。

從2006年開始慕道到一年後信主，這期間自己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教會，我學到了一個詞：破碎。福音猶如一把錘子，無情擊碎美麗的外殼，

讓我看到自己生命的本相，進而依靠上帝恩典，一步步走成聖之路。

### 因真理得自由

回想自己的信仰歷程，不僅一路蒙主引導和管教，更使我真切理解真理與自由的關係。

柏拉圖在《米諾篇》中，借助蘇格拉底之口提出了一種說法：人皆求善。若一個人出於自私的動機來做某事，對他來說，這是尋求自己的善；但對他人來說，這個善可能是惡。這就產生了尖銳的難題：當不同的善互相對立時，什麼才是真正的善？在柏拉圖看來，唯一解決之道就是尋找至善。只有在至善中，人才能避免不同善的觀念彼此衝突；從至善出發，才能實現自己的求善衝動。柏拉圖窮盡畢生盡力，追求這一至善。

人如何才能通向至善，找到絕對真理？福音告訴我們一個極為尖銳的事實，也帶來一種顛覆性的觀念：人的本性已經敗壞，對於善是無知的；因此，人不可能獲得善。如果要獲得善，除非得到善本身的幫助。

奧古斯丁最早是新柏拉圖主義者，一生尋找善；最後他發現，自己的尋找乃是一種失敗。他所尋找的善，最後都是把他帶向惡。人對於善無能為力，只有依靠上帝的拯救，人才能尋找善。

馬丁·路德發現，人的本性已經墮落。人所嚮往、追求、努力的一切，都是由墮落的本性所決定的；因此，人所愛慕的，都是善以外的事物。人如何才能恢復善的本性並找到善呢？路德發現，唯一的途徑就是上帝的恩典。

在校園時代，我與非基督徒同學交流這一思想。有人覺得，這是信仰主義的說法；要是從理性來深究，這一觀點荒謬絕倫。他們反駁說：人為什麼找不到真理？面對這一詰難，我從不辯論。因為透過我的信仰之路，我已經明白，人的生命若沒有被福音改變，實在難以理解這道理。

白駒過隙，信主已經十年有餘。期間在大學教過書，服侍過大學生團契，後來又從事基督教教育。一路走來雖磕磕碰碰，但卻對信仰和教會有了更深的認識和反思。今年八月，蒙主引領，再入校園，在加爾文神學院攻讀道學碩士。雖然年屆不惑，但求主給我信心和熱情，來回應祂的愛與真理。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就讀於加爾文神學院

麥粒若留在容器裡，就不會有任何變化，與塑膠品毫無差別。但若將它置入土裡，它隱藏的生命力卻能發揮出來：胚芽將整合子粒內的儲備能量，轉化蘊育，長出幼根、嫩葉，破土而出。

對麥種而言，落入土裡無疑是「死」的過程。它被丟棄、受折磨、遭凌虐，外形腐蝕，至終完全喪失自身。然而，它的故事卻不停在這裡。另一個同樣的生命從它而出，長出根、葉、幹、穗。一把麥穗中所含的子粒，少則20，多達60、100。

這個天天上演的奇蹟，人們已經熟視無睹。主耶穌卻在這關鍵時刻要門徒重新審視，從中明白：肉身之死並不是結束；祂那從天而來、純潔無瑕、永恆無盡的生命，將通過這樣的死，倍增地傳遞下去。

## 喪失生命的挑戰

人是不會自動甘心去「死」的。「保守性命」是人的自然反應。然而，講完一粒麥子的比喻後，耶穌接著說：「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喪失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祂要門徒明白，這世上短暫的性命並不是永遠的。祂又鼓勵門徒：「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為了服事神的緣故，效法耶穌捨棄性命，結果必蒙神的尊重。

每逢基督徒遭遇不友善的境遇時，就當默想主的這段教訓。因為我們的肉體是軟弱的，面對死亡的威脅自然會顫慄；倘若靈裡不夠儆醒，就沒有人能站立得住。

上個世紀中國政權轉換之後的幾年，教會界受到翻天覆地的衝擊。當時屬靈領袖中間，能持守美好見證的並無幾人。極有骨氣的王明道弟兄，曾在日軍統治北京的七年裡，家中擺設棺木，展示為信仰絕不妥協的決心，卻沒料到，1955年一名公安用槍指著他，將他逮捕時，他心中一驚，兩腿發軟，跌坐床上；在監中，他在威逼利誘下認了錯。所幸在神的憐憫之下，他被釋後內

心不安，自動回到獄裡，終能畢生不屈。他反省自己的失敗，坦承那段時間他靈裡不夠倚靠主，才軟弱跌倒。

1989年，王明道與袁相忱兩位為主被囚多年的忠僕見面，細數當年在北京一起因拒絕參加三自而被捕的11人，有的立即放棄立場，有的在獄中出賣他人以提早出獄，有的經過幾年接受改造，令他們唏噓不已。

在火的試煉裡，能不改心志跟隨主的人儘管寥寥無幾，但正因為這些甘願落在地裡的麥種，80年代之後神州才遍地冒出福音綠芽，經歷屬靈的大復興。

## 好土不會消失

主耶穌講四種土壤的比喻，是要門徒明白：總有一些人會認真接受真理。這些「好土」面對艱難也能忍耐，至終將出現豐收。

有位在中國東北長大的女孩，從小父母不睦，手足不親；雖然她成績優異，但在學校常看見爭競、偏袒、不公的事。在一流大學畢業後，她與同學結婚，卻不被婆家接納，常遭冷嘲熱諷。然而不知道為什麼，她心底始終相信有真善美。當她有機會去香港讀博士，有人邀她去教會，她一走進教堂，內心就感到震撼，很快信了主。她如饑似渴地在屬靈的道路上追求，以後擔任教職，透過她認識信仰的學生難以計數。

在後現代主義、世俗主義、拜金主義、伊斯蘭教、集權統治甚囂塵上的今日，縱然有人願意為主作「麥種」，也難免有淚往肚裡流的傷感。此時，「好土」的比喻能令我們得著鼓勵。

神必然會存留一些「好土」，來榮耀祂的名。當年以利亞向神埋怨說，以色列的先知只剩下他一個，而他還性命難保；但神卻告訴他，祂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神又繼續交代以利亞去執行使命，直到接他升天之日。

但願這些年間神州不斷出現「麥種」與「好土」，以致福音禾場出現金穀豐盈的大好收成。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 麥種與好土

蘇卿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12:24）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馬太福音13:8）

**光** 看土壤的表面，無法判斷那地的景色幾個月後會如何。

它會仍然光禿？還是會冒出新苗，碧綠一片？關鍵的因素，莫過於地底下有沒有會發芽的種子，以及土本身是否鬆軟滋潤。

主耶穌在不同的場合講過「麥種」和「好土」兩個比喻，為的是要開啓門徒的心竅，使他們在面對福音禾場時，儘管暫時看不見果效，仍然能不灰心，懂得屬靈原則，超越眼前所見，憑信心持續不懈。

## 麥子生命的延續

麥種的比喻，是耶穌最後進耶路撒冷時所講。當時全城氣氛詭譎：群眾熱烈歡迎，權貴冷眼敵視，猶如火與冰相對，令門徒內心七上八下。耶穌知道，祂與罪和死亡的決戰正迫在眉睫；嚴肅沈重的心情，必然寫在祂臉上。

這時，耶穌以一粒麥子作比方，要門徒思想：麥種落入地裡，看似死了，卻是生命力爆發的開始。這個植物界的一般現象，蘊含著奧妙的屬靈原則！（轉封底裡）

